

※書目文獻※

周春遺文小集

陳鴻森、潘妍艷*

昔纂陳鱣、周廣業兩家年譜，知海昌名宿復有周春其人。周春(1729-1815)，字芑兮，號松靄，別署內樂村農、黍谷居士。浙江海寧人。乾隆十九年，與王鳴盛、錢大昕、王昶等同榜進士。淡於宦情，需次里居十餘年，箋經注史，旁及百家。乙酉，兄蓮舉於鄉，偕行入都，翌年選廣西岑溪知縣。居官多善政，有古循吏風。丁亥，丁父憂去官，士民思其德，爲立生祠祀之。兩親服闋，年未五十，不謁選。自是杜門卻軌，專意著述。《清史列傳》卷六十八、《清史稿》卷四八一〈儒林〉有傳¹。

松靄淹通多識，著書滿家，《海寧州志稿》卷十四〈藝文志〉，載已刻、未刊、稿鈔本多達四十三種，二百餘卷²。自少究心字母之學，著《十三經音略》十二卷、《杜詩雙聲疊韻括略》八卷、《小學餘論》二卷，合爲《音學三書》。於經，有《詩略》十卷、《古文尙書集說》、《爾雅補注》四卷、《讀經題跋》四卷等；於史，著《西夏書》十五卷、《代北姓譜》、《遼金元姓譜》。復纂《佛爾雅》八卷、《遼詩話》二卷、《耄餘詩話》十卷等。松靄治經兼采宋人之說，與同時專宗漢學者異趣，此稿所收〈訂閣自序〉、〈古文尙書冤詞補正自序〉，及與錢大昕、盧文弨、邵晉涵論音韻諸書可見。

周氏有《松靄文略》六卷、《松靄詩鈔》十五卷等，書皆未刻。二子先卒，身後其家零落，遺稿多蕩佚。往余披覽群籍，見松靄遺文輒錄存之，積久成帙。頃見北京國家圖書館藏徐光濟汲修齋鈔本周春《著書自序彙鈔》一冊，凡序文二十二首，

* 陳鴻森，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成功大學、中央大學中文系合聘教授。潘妍艷，北京大學中文系中國古典文獻學專業博士生。

¹ 王鍾翰點校：《清史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頁5549；〔清〕趙爾巽等撰，啓功等點校：《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76-1977年），頁13224。

² 〔清〕許傳霈等纂輯，朱錫恩等續纂：《海寧州志稿》（1922年鉛印本），卷14，頁1-5。

多《州志·藝文志》未著錄者，書首有乾隆三十年許焯一序³，知此所錄皆周春早年著作，其中除《松靄初刻》、《松靄先生遺書》所收十種外⁴，餘皆未刻。《彙鈔》諸序俱短章，然觀此可見昔賢成學途徑，今並錄存之。

松靄善吟詠，今詩集無傳。茲從群書錄得二十二題，附存文末，以便觀覽。松靄別著《海昌勝覽》二十卷，歌詠海昌一地名勝風俗人物等，凡七絕二百五十一首，其下博引群書傳記，蓋以詩為一方志乘也。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傅斯年圖書館藏一鈔本，今有景印本行世⁵，茲不復錄。此稿之成，沈津教授曾以手錄《吳騫友朋書札》見貽，得補入松靄〈與吳兔牀書〉十四通；復承上海圖書館梁穎兄檢出各札覆校，良友之惠，永誌弗諼。從遊潘妍艷君為蒐佚補闕，理應同列名；松靄生平，潘君別有〈周春年表〉詳之，可與此合觀也。二〇一二年二月一日，陳鴻森識。

³ 許焯，字純也，號慕迂，浙江海寧人。雍正元年進士，官編修，不數年乞假歸，隱居樂志。有《古今樂府選》、《歷代詩選》各數十卷；另著《載道集》四十卷，《四庫總目》列於存目，《海寧州志稿》有傳，卷29，頁19-20。

⁴ 上海圖書館藏《松靄初刻》六種，為《爾雅補注》四卷、《中文孝經》一卷，附《孝經外傳》一卷、《代北姓譜》二卷、《遼金元姓譜》一卷、《選材錄》一卷、《遼詩話》一卷。後人彙刻《松靄先生遺書》凡八種，去《爾雅補注》，易以《音學三書》，亦上海圖書館藏。

⁵ [清]周春：《海昌勝覽》（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年影印小清儀閣鈔本）。

目次

海寧州城隍廟碑記
無量壽懺堂記
皴雲石記
紅樓夢記
記火燬三書
先天易圖說自序
易考自序
歸藏輯本序
書考自序
書音自序
古文尚書冤詞補正自序
詩小雅鹿鳴之什解自序
儀禮測義自序
四書古注摘鈔自序
四書辨音自序
中文孝經自序
爾雅補注自序
爾雅廣疏自序
訂閩自序
忠經後定自序
佛爾雅自序
悉曇奧論自序
代北姓譜弁言
遼金元姓譜弁言
通志氏族略補自序
補州志靈異傳自序
碑帖偶筆自序
柏窗筆談自序

困學偶筆自序
著書齋偶吟自序
杜詩雙聲疊韻譜自序
杜詩雙聲疊韻譜括略自序
選材錄自序
遼詩話自序
增訂遼詩話自序
耄餘詩話自序
讀詩略記序
吉金所見錄序
季漢官爵考序
寧志餘聞序
如在編序
過夏雜錄序
蓬廬文鈔序
榕園詞韻序
竺巖詩存序
竹巖詩鈔序
蓬島樵歌序
問渠詩草序
客硤存吟序
大學集成識語
學語識語
選詩協音考識語
宋刊詩人玉屑識語
杜詩雙聲疊韻譜括略識語
松靄文略識語
覲鄉草識語

曇花館小稿識語
題吳兔牀邗江遊卷
沈蘧翁壽盃詩小引
宋刊尚書表注跋
孝經外傳跋
爾雅直音正誤跋
海寧志略跋
海昌都莊圖說跋
宋本陶靖節詩跋
杜詩雙聲疊韻譜括略跋
笠澤叢書跋
唐周文遂墓誌磚跋
宋仁宗御書飛白跋
吳兔牀追立後議書後
上座主武進錢公論韻學書
答錢竹汀宮詹書
答錢宮詹論毛詩協韻書
與盧抱經論音韻書
與邵二雲論爾雅雙聲書
與吳兔牀書（二十四通）
與友人書
楊竹巖哀辭
許右榭外弟傳
陳誰園傳略

附錄：佚詩

養疴絕句
以瓣香寄弔珠樓女史并慰兔牀
論印絕句十二首
題吳兔牀陽羨名陶錄
題吳兔牀江上瓊瓏集
題東海半人詩鈔
題壽雪山房詩稿
題蓬島樵歌
題客硯存吟
自題海潮說
跋靡至吟絕句十一首
遊東山嶽廟作
懷吳兔牀即用贈武原朱處士元韻
壽雪山房雅集分韻得酒字
永年堂看菊
夏日遊東西兩山
兔牀先生七十初度次竹汀宮詹韻
次湘管聯吟韻
宋高宗禮部韻寶歌
和吳兔牀南宋方爐詩
解脫吟
耳聾二首

海寧州城隍廟碑記

神之親民者，莫如城隍，猶官之親民者，莫如守令也，故其神威烜赫為最盛。唐李陽冰〈處州縉雲縣城隍廟碑〉謂祀典無之，吳越有此風俗；自後，李巨川有〈崑州濟安侯廟記〉、錢武肅王有〈鎮東軍城隍記〉，而廟祀幾徧天下；然不始於唐，亦

不僅在吳越，宋趙與時《賓退錄》言之詳矣。

謹案南泉沈友儒所撰〈廟碑〉云：「吾邑城隍神，系出轉塘羅氏，諱俊，父諱世芳。母袁氏，七月乞巧中庭，感紫雲橫漢之瑞而娠。孟夏十一日誕生，祥光燭天，霞彩滿室；生而狀貌魁梧，音吐洪亮。童年天資穎異，博通古今，騰聲鬻舍，懷才抱德，士民莫不欽服。宋仁宗天聖元年，詔舉賢良，擢金壇令，政績炳著。適罹旱魃，神愍災黎，輒開倉賑濟，全活萬姓；竟以擅發獲罪，忼慨捐軀。歿後，祀金壇里社，復爲本邑城隍，屢顯靈異。由宋以來，英爽如在。明嘉靖間，倭寇猖獗，睥睨城下，戍守單弱，官民惶恐，籲神陰助，恍睹空中旗幟，褫魄解去，邦人咸異焉。」此碑之大略也。

又案錢塘陸雲士《古今文繪碑集》云：「海寧一婦人，雨中進香城隍廟，於鞦外曳草屨。將拜，脫屨，有惡少年竊匿隱處。婦人拜罷欲去，覓屨不得，哭甚哀。其人不自安，語之曰：『汝屨在某處。』疾趨而出，至殿門之前，大叫一聲，雙睛懸於匡外矣。國朝康熙年事，陳石樓見之。蓋神之惠蒼生而昭景貺者，五百餘年如一日，難以殫書。至若福善禍淫，尤斷斷其不爽。」即此一事觀之，其令人起敬而生畏也，豈但如陶南村《輟耕錄》所載已哉！

昔鄉先正朱近修先生嘗病志乘繁蕪，而不爲靈立傳。竊謂欲立〈靈異傳〉，當自神始，而朱令公、曹將軍，彭、烏二王諸神以次備載；即水穴錢公、路仲毛、土地之屬，並皆不遺。此固足增志乘光，而體例之最善者，惜未有能行之者也。沈碑久不存，余述其事，且歌詩以祀神，其辭曰：

伊耆祭坊與水庸，順成之方其蜡通。吳赤烏年肇祀崇，沿唐及宋寰宇同。在台有屈越有龐，康濟亦加臨安封。鹽官古州神尤聰，聰明正直維羅公。回塘毓秀蟠蛟龍，金沙奏績追文翁。身循編氓氣雄雄，血食桑梓感蒼穹。朝朝夕汐大海東，龕楮並峙海門中。孤塔突兀傳兒童，謂鹽曰餘都會豐。刲牲酌醴鏗歌鐘，香雲掩靄搖燭紅。靈之來兮乘英風，九鄉從善相迎逢，千秋匪懈酬神功。

乾隆四十有四年歲次己亥秋七月朔日，邑人周春齋沐拜纂敬書。（錄自管元耀編《海昌觀》卷四十一，海寧市圖書館藏鈔本；又《海寧州志稿》卷七〈壇廟〉）

無量壽懺堂記

蓋聞西方聖者，說多類于沖虛；東漢金人名，首徵於武仲。褚費伏而苾芻爰

始，騰蘭步而榆欂偕來，膜唄之興，邈焉尙已。於是緇帙緇帑，珍函屈屐，隋、唐之所聚，顯、奘之所求，著錄肇於長房，勘同訖于葉輦。況期城太守，徧記伽藍；京兆功曹，曾吟兜率，莫不奪牟尼之彩，韜試羅之輝。是以震旦思維，脂那文物，兩蘆江海，雙穴香光。豕未化于筠籃，虎先飯于丈室。蛤筒堅固，俄驚吐地之鳩；蛛帛玲瓏，更喜巢林之鵲。或卯行木門，或縮石騎牆。凡幻變之駭聞，悉慈悲之深意，蓋敬勝之吉，禪修不外丹書；而積善之慶，易理無逾白業。惟天人合福，乃儒釋潛符也。若夫一乘二諦之原，五味七海之喻，證密意者，明心而見性；悟峻機者，益算而延齡。清淨俱翻，則阿彌陀以現；法藏兼譯，則曇摩迦以彰。玉齒勞勞，浦巖千七百歲；水毬念念，趙州一百廿年。魏官拜老壽之稱，梁寺傳壽王之號，故支康各部，寶積同分，無量壽之時義大矣哉！

南屏淨慈者，西湖之勝地也，仰睇頽青，俯窺寒綠。殿開田字，池游金色之鱗；峰抱回文，門對黃皮之塔，本武師看經之處，即壽祖選佛之場。維此懺堂，設乎名利，玉幢耀日，寶鐸凌雲，望鹿野以匪遙，憶雞園而可即。所謂慧爲之戶，戒爲之墉，三昧冲布，四恩報答。自法黎而婆賀，麻盡空筭；由洛沙而僧祇，籌添滿屋。珠隨佛轉，寄鳳想于江縑；佛向喉生，送鸞音于碧落。不可思議，有如是夫！

錢唐邵閻然先生，諱日章，吾友右菴居士志純之府君也。臺尙高風，宗雷隱範，宣文離垢，通玄悟塵，集素咀纜以成叉磨，延他毘利以及室灑。口宣貝夾，躬禮銀龕，堂雖舊而方新，懺似因而實創。從此四十八願，有願皆圓；匹如五十三參，無參不徹。邠岐之檀施大布，上行之淨域早升。令嗣右菴，典籍笙簧，詞華錦繡，既詩文字之並擅，復經律論之旁通。凡例森森，補六篇于東哲；科儀燦燦，比一卷于顏芝。冥福孔多，孝思倍切，固能仁之衣鉢，亦安樂之箕裘也。可成上人際珍，較雪越而超，繼順久以起，駕葱河之妙筏，結蓮社之良緣，合在招提，屈爲懺主。夫箕疇演其尤重，軒誠取其最長。醇疵不雜，則埏埴荀楊；晶瑩常湛，則陶鑄老莊。雲棲即衲子之徽國，廣陵有佛門之季方。敢略陳夫懿嫩，非不律所能詳。其辭曰：

合黎之水，出崑崙山。恆曲城北，杪欒樹間。世尊久寂，象教斯傳。伊連三點，齋啓八關。長命吉祥，光音秘密。散在重天，攝乎一佛。大愛馴龍，小嚴齧蝨。功用何邊，應順莫疾。梅麗彈指，摩詰忘言。創浦果孰，須曼花繁。鈴鈴錫杖，裊裊風幡。共尋覺路，誰識歸根。獅座談禪，魚山唱梵。六祖淵源，五宗壇坫。聿溯雲英，遂盛天監。中夕前朝，是爲雙懺。調香靜慮，挾鏡摧魔。定含淨

土，智印彌陀。漩復刪偈，浮漚輟歌。髮蜂香戢，性繭包羅。昔唐白公，常畫無量。迹按二經，幘懸一像。探微先圖，仲元後狀。月面非形，星豪非相。迦陵縹緲，臂叱鏗鐻。蕩燈映燭，松蓋垂纓。下引園綺，上挹容彭。寰寓榮鏡，泰階昇平。一德佛心，萬年聖壽。華祝齊申，衢謠備奏。吳越臚歡，緇素集祐。近接呼猿，遠飄雲鷲。鹽官古席，橫浦追師。聞聲欽慕，嚮道皈依。身慚椰子，芥納須彌。用馳逸翰，待勒新碑。（錄自周春《大悲咒音義》附錄，又釋際祥《淨慈寺志》卷二）

皴雲石記

查伊璜先生，號與齋，一號東山釣史。其遇鐵丐吳六奇事，王文簡《池北偶談》、鈕琇《觚賸》、蒲松齡《聊齋志異》、蔣士銓《雪中人傳奇》諸書已詳，其未詳者記之。

此石自粵東送至寧，置先生故居沈墳山麓。自後先生避亂硤川，闢萬石窩；晚寓杭之鐵冶嶺，開敬修堂講學，不復還家。因王望觀察培繼遷鹽，移石百可園。園為鄭端簡別業，售于觀察，遺址尚存，不知何時又售顧氏。嘉慶戊午，余掌教武原，有〈百可園觀皴雲石詩〉，一時多屬和者。至此事諸書不同，雖漁洋亦稍失實。

六奇，字葛如，家海陽，原籍海寧，順治七年，由南澳舟師偽總兵投誠。其貧時，不但乞食海寧，且乞食他郡。習山川險易，願為嚮導，招徠傍邑自効。十一年，始授潮州總兵，統兵一千，駐饒平，加左都督。十七年，加太子太保。康熙三年，加太子少傅；五月病卒，贈少師兼太子太師，諡順恪。二子：啓豐；啓爵，官總兵。

案吳興史獄在康熙元年，則先生粵遊在十一年後，十八年前，史獄後未嘗到粵也。順恪二子既貴，頗諳文墨，先生遂諱言此事，令著錄稱門人，此則先生通變矣。先生聰慧絕人，兩目視兩冊，能各十行；書法、繪事並臻神品。所至，縑素堆積，乞其近作。兩僮雲些、月些聰慧，悉記誦之，人呼「活錦囊」。

先生著述甚多，流傳者少。嘗見《詩集》六卷，內有七律〈雁字〉八首、〈梅花〉十二首，惜未借鈔。《遠道篇》一卷，暮年入都所作，七律七十一首，題最奇，散之為各首之題，合之總錄成記。又傳奇有《妒者是》、《梅花讖》兩種，曾梓行，未之見也。先生妙解音律，家畜女伶，姬柔些尤擅場，廣陵汪蛟門製〈春風裊娜〉一闋以贈，同里宗定九和之，見徐虹亭《詞話》；毛西河亦有「獨有柔些頻顧影，猜

人不欲近闌干」之句，可想其丰姿矣。先生卒後，妾蔣氏名宜，出家爲尼，號燈萱大師，著有《悟真錄》。先生之逸事如此。

憶乾隆丁丑，余濫竽志局，草先生傳入〈文苑〉，頗覺簡淨，未經俗筆改竄；現刻《州志》，然自嫌太略，茲以逸事補缺。丁丑，查巖門岐昌，志局同事，言先生後嗣式微已極，僅存一兩人也。今此石仍歸海寧，題詠者未明源委，爰走筆爲之記。壬申秋日，松靄周春撰，時年八十有四。（錄自周春《毫餘詩話》卷十末附錄）

森按：《海寧州志稿》卷八〈名蹟〉載：「縉雲石，石遇陰霾日，有出雲之異。本在嶺南吳將軍六奇署內，孝廉查繼佐遊粵，一見奇之，題名縉雲，將軍即密運至寧贈之，遂爲查孝廉家物。」

紅樓夢記

乾隆庚戌秋，楊畹耕語余云：「雁隅以重價購鈔本兩部，一爲《石頭記》八十回，一爲《紅樓夢》一百廿回，微有異同。愛不釋手，監臨省試，必攜帶入闈，閩中傳爲佳話。」時始聞《紅樓夢》之名，而未得見也。壬子冬，知吳門坊間已開雕矣。茲茗估以新刻本來，方閱其全。

相傳此書爲納蘭太傅而作，余細觀之，乃知非納蘭太傅，而序金陵張侯家事也。憶少時見《爵秩便覽》，江寧有一等侯張謙，上元縣人。癸亥、甲子間，余讀書家塾，聽父老談張侯事，雖不能盡記，約略與此書相符，然猶不敢臆斷；再證以《曝書亭集》、《池北偶談》、《江南通志》、《隨園詩話》、《張侯行述》諸書，遂決其無疑義矣。

案靖逆襄壯侯勇，長子恪定侯雲翼，幼子寧國府知府雲翰，此寧國、榮國之名所由起也。襄壯祖籍遼左，父通，流寓漢中之洋縣；既貴，遷於長安。恪定開闢雲間，復移家金陵，遂占籍焉。其曰代善者，即恪定之子宗仁也，由孝廉官中翰，襲侯十年，結客好施，廢家資百萬而卒。其曰史太君者，即宗仁妻高氏也，建昌太守琦女，能詩，有《紅雪軒集》。宗仁在時，預埋三十萬於後園，交其子謙，方得襲爵。其曰林如海者，即曹雪芹之父棟亭也（森按：此誤，棟亭爲曹雪芹之祖，非其父也）。棟亭名寅，字子清，號荔軒，滿州人，官江寧織造四任巡鹽。曹則何以瘦詞曰林？蓋「曹」本作「瞽」，與林並爲雙木。作者於張字曰掛弓，顯而易見；於林（森按：「林」疑「曹」字之誤）字曰雙木，隱而難知也。

嗟乎！賈假甄真，鏡花水月，本不必求其人以實之。但此書以雙玉爲關鍵，若不溯二姓之源流，又焉知作者之命意乎！故特詳書之，庶使將來閱《紅樓夢》者，有所考信云。甲寅中元日，黍谷居士記。（錄自周春《閱紅樓夢隨筆》卷首）

記火燬三書

《古今圖譜考》四大冊，未成之書也。門類全用夾漈〈圖譜略〉，而體例則仿竹垞《經義考》，鈔撮羣書已不下三千卷。創始於乾隆丁卯，至癸巳而稿初具。

《文中子精語》一卷，自序云：「文中子行事，杜淹〈世家〉述之詳矣。或言其有穢行，爲史臣所刪，未知然否也。宋洪氏邁、晁氏公武、王氏應麟，元吳氏師道，明王氏世貞並疑而辨之；若王仲至以爲阮逸作僞矣，宋咸直斥其人爲子虛矣，說皆良是。然其中精深之處，頗不背於聖人，因去摹倣、附會兩者之病，每篇刺取數條，間采阮注附於下，俾學者隨時觀覽，不無有補身心，較勝於道家、陰陽家、名家、墨家、縱橫家、雜家、農家、小說家。將疑辨，亦無庸耳。」

評注古文六種，曰《山海經》，曰《韓詩外傳》，曰劉向《說苑》，曰《新序》，曰王充《論衡》，曰酈道元《水經注》。

以上三書，並丁丑孟秋燬於火。從前心力所專注者，尤在《圖譜考》，而未能補輯，此予所以痛惜不置也。或曰：書實未嘗焚，爲救火者持去。（據周春《著書自序彙鈔》逸錄）

先天易圖說自序

子曰：「《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又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然則豈易言哉！予舊有《學易》二編，一爲《戊辰學易編》，一爲《庚辰學易續編》，襲李微之之名也。時已屆始見二毛之年矣，然既少專功，又無師授，以故說盡膚淺；即或偶有可取，則先儒已言之，遂棄置勿復道。惟《先天易圖說》數紙散藏篋中，雖悉本前人，而理頗醇粹。不隨三編之例，輒爲錄存，庶復包犧氏之舊觀，而終身守之，可以寡過云爾。（據周春《著書自序彙鈔》逸錄）

易考自序

《易》理精深，觀玩不到。四聖人心，莫我肯告。此四卷者，以字句求。識其小也，矧見未周。日月經天，程《傳》朱《義》。如燭火然，程、朱唾棄。假年學《易》，肇端於斯。髻翁篋叟，庶幾遇之。（據周春《著書自序彙鈔》逸錄）

歸藏輯本序

《歸藏》漢初已亡，故《漢書·藝文志》不載，則康成所謂存者，殆與讖緯之書並出於東京之初乎！馬氏《文獻通考》列諸漢後、唐前，最確。或以爲景城劉光伯僞撰者誤，光伯所上乃《連山》，非《歸藏》也。

此書首見桓譚《新論》，在康成前，而《晉中經簿》始著錄，郭景純得援之以釋《山海經》。《隋書·經籍志》亦載云「十三卷，晉太尉參軍薛貞注」，歐陽詢、李善、徐堅諸家所由引也。宋初僅存三篇，《太平御覽》諸書尚有采者；至宋季，并三篇而盡亡矣。今收拾墜遺，彙爲一卷，較諸《新論》所云四千三百言者，不及十分之二，以少爲貴，何必深求其真贗哉！乾隆甲申夏日誌。（錄自《海寧州志稿》卷十四〈典籍十二〉）

書考自序

余輯《書考》，用浚儀王氏《詩考》例。王氏且多闕略，後來評議；矧予讷陋，敢云該備！第就目之所及見、耳之所及聞、心之所及記，彙萃焉，編次焉，凡爲卷者六。譬諸粉本，粗具畫意，其增損而潤色之，正未易易。因拮拾費苦心，何容竟棄也！若嘉其有功於壁經，則媿矣。（據周春《著書自序彙鈔》逸錄）

書音自序

崑山顧氏有《易音》、《詩本音》，因思《書》亦有韻，倣之作《書音》一卷。前人之說，可相發明則采之；其或互異，存以備考。凡爲韻者，旁用黑點識之；易韻者，以畫隔別之，欲使觀者瞭如，不致淆混也。（據周春《著書自序彙鈔》逸錄）

森按：此書未見傳本，松霽《十三經音略》卷二有〈書韻〉、〈洪範韻〉兩篇，蓋此書刪併爲之。

古文尚書冤詞補正自序

房師安邑宋半塘鑿夫子，有《尚書考辨》；同年嘉定王西莊鳴盛先生，有《尚書後案》，二公皆不信古文者也。余四十餘年來，薰習於師友之間，固不好立異，亦不肯苟同，硜硜然乃信遺經而已。竊念疑經始于王魯齋，而盛于吳草廬，尚不最（森按：「最」疑「敢」字之誤）昌言廢經也。自明人庸妄，攻擊不遺餘力，遂敢於毅然廢經矣；若竟一味嫚罵，至閤百詩而極。二公雖不信古文，然皆學有本元，議論和平詳實，掃除爭訐之風，迥非閤氏一味嫚罵者所可同日語也。

近有吳門江君良庭，著書更覺新奇可喜。江君通《說文》，工篆隸，手寫付梓，古色斑駁，數百年後當與豐南禺《魯詩世學》並傳。余服其用心之苦，用力之勤，又惜其枉拋心力，未免用于無用之地。又懼其說愈巧，其書愈精，則尤易于誑惑學者，疑誤後人，于是深抱西河「他日毀經」之憂。但西河《冤詞》已詳且盡矣，余復何言！再就管見所及，作《補正》一編，聊申衛道崇經之微意。毛氏爲古文之功臣，余又爲毛氏之功臣，其知罪姑聽諸觀者云。乾隆五十有九年歲次甲寅夏六月望日，海寧周春書，時年六十有六。（錄自周春本書卷首）

詩小雅鹿鳴之什解自序

人倫之道，莫備於《詩》。學者將以明人倫也，乃其尤深切著明者，惟〈小雅·鹿鳴之什〉，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交，胥燦然具焉。君子務其大者、遠者，昆蟲草木云乎哉！（據周春《著書自序彙鈔》迻錄）

儀禮測義自序

《儀禮》一書，其文既苦難讀，而一切制度名物，瑣屑周詳，非積歲鑽研，未易通曉。學者貴先得其大意，庶有以窺古聖人定禮之精心也。間嘗尋味本文，涉獵羣說，終媿於十七篇內用力不深，何敢妄有纂著！茲述舊說，略綴新義，僅得十九

條，以蠡測海之〔譏〕，吾知其不能免矣。（據周春《著書自序彙鈔》逸錄）

四書古注摘鈔自序

自宋儒出，而四子書發揮無餘蘊矣，更何取於古注？余之所以鈔古注者，將以益顯宋儒之擇焉而精、語焉而詳也。《孟子疏》為邵武士人偽作，故所採從略云。不賢者識其小者，此其識小之謂歟！

是書鈔撮於乾隆戊辰冬，其稿雜故紙堆中久矣。今年課甥姪及兒輩讀四子書，偶復檢得，編為五卷。以《論孟雜綴》二卷附之，仍加增刪，俾兩處不相重出，且旁及唐、宋以下諸家之異說，不獨古注疏矣。己卯秋日又書。（據周春《著書自序彙鈔》逸錄）

四書辨音自序

今俗讀四子書，有相沿之謠音，大都出於不審翻切；不審翻切之故，由於不辨字母。未知始自何時，創自何人，而父兄以教子弟，塾師以授生徒，同然一辭，牢不可破。昔昌黎韓子言作文須略識字，乃無論奇字問揚雄，古文訪束皙；即四子書習熟之字，啓口便差，良可怪也。茲特辨正若干字於左，凡坊本已辨及上去混讀之音，人所易曉者，不復贅云。（據周春《著書自序彙鈔》逸錄）

森按：《十三經音略》卷首〈凡例〉，其一則云「向有《四書辨音》一卷，今略行刪改載入」，則《音略》卷七即此書刪併為之。

中文孝經自序

《孝經》有今文，有古文，有遵今文而斥古文者，有從古文而毀今文者，史〈藝文〉、〈經籍〉志，及王氏《玉海》、馬氏《文獻通考》、呂氏《大全》、朱氏《經義考》，述之綦詳。要之，各有所長，何容偏廢也！春不揣固陋，本朱子《刊誤》，參古今文及陸氏《釋文》，竊取後漢劉子奇之義，定為《中文》。去經傳之說，仍合十八章之數。雖或於童蒙不無小補，而僭妄之罪，萬難自解於先儒矣。

附《外傳》一卷，今更定為五十八條。松靄記。（據周春《著書自序彙鈔》逸錄）

森按：此書刻本原序文字較略，今從《彙鈔》。《孝經外傳》刊本二十四條，此云「更定爲五十八條」，則後來復有增益矣。

爾雅補注自序

幼時讀《爾雅》，惟知景純；後見夾漈《注》，多補前人所未備，復好之。郭博而鄭精，是書無餘蘊矣。因旁及諸家之說，彙爲一編，頗以管見參之，聊備遺忘，并祛未寤云爾。（錄自周春本書卷首）

爾雅廣疏自序

舊輯《爾雅補注》四卷，因同年光祿勳王公言，易今名，并增訂爲三十卷。寡見尠聞，終虞疏漏，《注》固難補，《疏》尤未易言廣也。所蘄博雅君子糾其舛謬，摘其闕略，庶幾稱完書云。

舊刻六種，《爾雅補注》其一也。疏漏極多，殊失「不示人以璞」之義，貽笑博雅，實深悔之。但學境無窮，安知他日不又悔其尙多疏漏而再加增改乎！松蘿記。（據周春《著書自序彙鈔》遂錄）

訂閤自序

或問于予曰：「聞吾子欲非毛、詰胡、訂閤、砭惠，信乎？」予曰：然。毛西河天姿絕人，好議紫陽，囿于姚江惡習，此乃高明之過。然有《古文尙書冤詞》一書，則一功可掩百過，予有《冤詞補正》辨之，且引方望溪〈與李剛主書〉終焉，所以欲非之而不忍非也。胡東樵之學不博，本遠遜西河，而議論較爲醇正，其《禹貢錐指》一書尙有功于經學；而《易圖明辨》由誤于西河，不過敷衍《原舛編》之說，而襲梨洲《象數論》以粉飾之，雖不作可也，所以欲詰之而不必詰也。惠定宇稟承家學，專事抄撮，邇來「漢學」兩字實作俑于定宇所著之書，然取其能悉心讎校，兀兀窮年，手不釋卷，猶不失爲讀書種子；其繼而起者，余蕭客也。今世五尺童子皆知剽竊定宇，擗搯蕭客，便自附于通經。此匹（譬）如拾蔗滓于道傍，陳陳相因，侈爲殊味，不直識者一笑，所以欲砭之而不足砭也。然則不容已者，其惟閤

百詩乎！

百詩年少奔營，繆膺宏詞之舉，罷歸後，益佯狂肆志，初遊宋漫堂中丞幕府，繼預徐健庵尚書洞庭書局。我邑盧日堂司業，與之書局定交，最重其人，凡其一話一言，錄為《碎金》。後薦入京師，司業力也，終客死無所遇。考其生平，初尚恪守傳注；久困場屋，決然舍去，遂奮筆著書，無所忌憚矣。其詆《古文尚書》者，正借以媚健庵，居心邪僻，余別有書辨之。又有《潛丘筭記》，尤猥雜不成書，茲不具論。惟《四書釋地》乃其著述中最得名者，予少時亦頗惑其說，嘗從商（森按：「商」為「任」字之誤。廉衣名中簡，直隸任丘人）丘李廉衣太史處假抄，反覆披閱，久始厭棄之。近見刊本流通，嘆其貽誤不淺，因細加批駁，俾天下後世學者，慎勿悞信其書而用其心于無益之地。此為學術杞憂，非好辯百詩也。

竊快（森按：疑「怪」字筆誤）三十年來，談經之士信東樵之廢《易圖》、百詩之斥《古文尚書》為偽，正此兩說，架屋下之屋，疊床上之床。近則謬種流傳，日甚一日，即童蒙亦皆紛紛耳食，能道胡、閻。我憐其愚，亦惡其妄。因思顧亭林、黃梨洲、朱竹垞諸公，並沿明季餘習，好翻宋儒之案，然猶和平委婉，不敢明目張膽，大聲疾呼；至西河、東樵而決裂殆盡，然功過尚足相當。降而百詩，降而定字，則皆傳經之罪人矣；再降如江永、江聲輩，自檜無譏，又何足道哉！嘉慶丁巳季夏，松靄周春，時年六十有九。（錄自上海圖書館藏《四書釋地》、《孟子生卒年月考》合抄本卷首）

森按：《海寧州志稿》卷十四〈典籍十二〉著錄松靄《訂閻》一卷，吳騫為之序。其書未刊，上海圖書館藏閻若璩《四書釋地》鈔本，上有吳騫過錄松靄批駁之語，殆由《訂閻》逸錄，故卷首有此序。

忠經後定自序

案范書馬融本傳，不言曾著《忠經》，鄭康成傳亦不言曾為《忠經注》，故《隋·經籍志》、《唐·藝文志》並未著錄，《宋·藝文志》始有之，其為後人依託無疑也。鄭氏〈藝文略〉、王氏《玉海》有《海鵬忠經》，豈即其書耶？茲題曰「扶風馬氏」，姑仍其舊。特膚淺駁雜處頗多，余竊病之，因加刪潤，俾初學者誦習，可以守之終身，則亦不必計真贋矣。（據周春《著書自序彙鈔》逸錄）

佛爾雅自序

乾隆辛亥夏五月，家耕厓孝廉自皖城歸，過余齋，爲余言：朱石君中丞，方撰《佛孝經》。余思有《佛孝經》，不可無《佛爾雅》，遂銳意創稿，凡三月而成書。略加注釋，如郭景純；若疏通證明之，尙俟乎將來君子也。夫諸經論律，皆藉言宣，而辨物稱名，方不失佛菩薩垂教示人之旨，則是書似不可廢，因鈔存而記歲月焉。中秋後三日，松靄居士周春書。（錄自周春本書卷首）

悉曇奧論自序

乾隆丁丑季夏，余始究心《華嚴》字母之學。自後漸覺有悟入處，於是世間難辨之音、不易識之字，一睹翻切，輒了然心口間。隨時筭記，得論共四十有八，彙爲三卷，名曰《悉曇奧論》，存之聊以誌數年來精力所專，不容沒也。向聞佛家目此學爲小乘，得證阿斯陀果，果爾，則余亦足以自豪矣。壬午重九前三日，松靄周春書。（錄自上海圖書館藏吳氏拜經樓鈔本卷首，又謝啓昆《小學考》卷四十四）

森按：此書未見刻本，上海圖書館藏吳騫拜經樓鈔本，卷上「論字母之源」，卷中「論九弄翻紐圖」等，凡十五目；卷下「論吳音」、「論等韻難字」等，凡三十二目。陳棻孝〈序〉云：松靄「哀集華嚴字母諸書，昕夕探覽，神解心悟，觀其《悉曇奧論》，凡四聲、五音、九等，莫不窮其元始，究厥指歸，闡發精微，析入三昧，於此道中稱絕詣矣。」

代北姓譜弁言

代北本鮮卑也，大抵因部爲姓。安帝初有九十九姓，獻帝又七分國人，使兄弟領之；至孝文時，益彬彬焉。錫姓之制，合於古昔。自初起，迄李唐，王侯將相，史不絕書，碩學名儒，往往而有，至今尚多其苗裔也。《通志·氏族略》但載姓而不備詳，誠闕事矣。茲以《北魏·志》爲本，取諸史增注補入，間以己意參之，而後元魏一朝之姓，炳焉與三代同觀。（錄自周春本書卷首）

遼金元姓譜弁言

姓氏一家，由來紕繆，遼、金、元復闕焉不詳，文獻無徵，不得上媿拓跋，後世好古者之任也。不揣樸昧，讀史之暇，彙采群書，爲之詮次，或者類族辨物之一助云。乾隆戊辰冬日，松靄周春書。（錄自周春本書卷首）

通志氏族略補自序

弱冠時，不自揣度，欲續鄭氏《通志》二十略，後因病中輟。惟〈氏族〉一略，僅存代北、遼金元兩門，然但可言「補」，未敢言「續」也。外此可補〈七音略〉者，有《悉曇奧論》；可補〈昆蟲草木略〉者，具詳《爾雅廣疏》；可補〈圖譜〉、〈金石〉、〈校讐〉三略者，散見各種著述內，收拾餘燼，觀者當自得之。嗟乎！白頭有期，汗青無日，回思十五年前之壯志，果何如哉！癸未六月，著書齋養疴漫記。（據周春《著書自序彙鈔》逸錄）

補州志靈異傳自序

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教何神也！顧神有奔走乎天下者，有血食乎一方者，有鍾毓里閭而威行遠邇者，有僅司土穀而保障鄉村者。神之大小不同，至其護國祐民則一也。茲綴集殊聞顯迹，並著於篇，而僻事亦時見焉。（錄自《海寧州志稿》卷十四〈典籍十二〉）

碑帖偶筆自序

同年王蘭泉、錢竹汀兩先生，並好金石文字，各有著錄。蘭泉博而竹汀精，實出歐陽《集古》之上，莫不歎觀止矣。今余復有論譔，無乃不自量乎！顧念平生嗜好所寄，未忍遽行棄遺，且或有可與二家相證明者，倘亦趙嘏、郭宗昌之次也。且付鈔存，記其歲月。（錄自《海寧州志稿》卷十四〈典籍十二〉）

柏窗筆談自序

室僅容膝，昕夕處其中。庭前有柏子樹，冬夏青葱。久病，少客過，亦不作客，枯坐無聊，相對惟柏。偶有時得意，輒從事筆墨。間效昔人隨手之錄，未忍遽刪，凡二百四十條，釐爲兩卷，卷曰上下，各得其半。十六卷爲率，吾不如洪景盧，續之至于五，庶幾俟他年乎！（據周春《著書自序彙鈔》迻錄）

困學偶筆自序

乾隆庚戌二月，偶論歲星，遂旁及算法，忘餐廢寢者月餘，忽覺有悟入處。嗣後每日讀漢、晉、唐〈志〉，輒隨手記錄，以備遺忘云爾。四月八日松靄記，時年六十二。（錄自《海寧州志稿》卷十四〈典籍十二〉）

著書齋偶吟自序

余講求華嚴字母，於釋神珙、沈存中、司馬溫公、邵康節、鄭夾漈、吳草廬、劉士明、梅誕生、王洪洲、呂忠節、毛西河、潘稼堂諸家之書，莫不沈潛玩索，始得悟入處。因憶《松陵唱和集》體，走筆倣之。悉曇雖小乘，非敢不知而作也。或疑涉纖巧者，然思古人如庾子山、溫飛卿，及蘇、黃二公集中皆有雙聲詩，則一時寄興，觀者當諒其遊戲耳。乾隆壬午冬至後五日，松靄周春自識。（錄自周春本書卷首）

森按：周春《著書齋偶吟》一卷，鈔本，凡詩十二首，收入徐光濟輯《汲修齋叢書》，北京國家圖書館藏。

杜詩雙聲疊韻譜自序

余輯《杜詩雙聲疊韻譜》成，客或見而訝之，曰：「子之論詩，得無失之固；子之論杜，不幾近於鑿乎！」曰：「此非僕一人之臆斷，而杜之正格也，抑非杜所獨創，乃相傳作詩之古法也。」客曰：「信如子言，不若是，將不得爲詩耶？」曰：「否，不然，是何言也！千古善學杜者，無過涪皞，於此法不復墨守，而蒼古秀

勁，神髓逼真浣花，要自不可磨滅。然則合者固盡美而又盡善，不合者亦豈害其爲佳詩哉！且客不觀夫畫乎？自唐以前，人物、山水、花鳥之類咸設色，尙精細。迨後世日趨簡便，古法浸微，然龍眠之白描，何遜於顧、陸、張、吳也？雲林之寫意，何遜於王、李、荊、關也？白陽之水墨，何遜於徐、黃、邊、趙也？兩途者並行而不悖，蓋由時代風會爲之；倘必優此而劣彼，誠拘墟之見矣。但使龍眠議顧、陸、張、吳爲形似，雲林笑王、李、荊、關爲俗筆，白陽詆徐、黃、邊、趙爲脂粉，則又不可也。畫體雖殊，同推妙繪；詩體雖異，並屬名家。余特存古法於久墜之餘，元未嘗欲強吟詩者而盡出乎此也。」客退，遂書以爲序。乾隆癸未冬日，松靄周春撰。（錄自周春《杜詩雙聲疊韻譜括略》卷八下）

此書以少陵爲主，而上溯《毛詩》、《騷》、《選》，旁及唐、宋各家，以證明之。采引不下數十種，分十六卷，以故鈔謄、校讐均匪易易。且論多創獲，發前人所未發之秘，頗足稱少陵功臣，開家正派。若再對勘精細，傳世無疑矣。松靄記。（據《著書自序彙鈔》校補）

杜詩雙聲疊韻譜括略自序

《杜詩雙聲疊韻譜括略》之成，於今六年矣，始謀付諸剞劂，復序於簡端曰：杜集之編，自樊潤州始也；杜之有注，自趙次公始也；杜之有評，自劉須溪始也；杜詩之編年，自魯冷齋始也；杜詩之分類，自陳浩然始也；杜之有年譜，自呂汲公始也。而以杜詩之雙聲疊韻創爲一書，則自此始。蓋少陵之於詩，所謂聖而不可知之謂神；而後世之學少陵者，亦復皆有聖人之一體，由才力實能牢籠古今，無所不有。即如雙聲疊韻，不過其詩之一斑耳，而已至巧至密若此，況進求諸章句作法之全乎！

夫第以雙聲疊韻觀少陵，殆猶以四十九表觀孔子，雖湖目海口，初無關於盛德之至，而識者謂其形貌容體便覺不凡，則杜詩之雙聲疊韻亦若是而已矣。今距少陵之沒，將十有七庚戌，而一千二十年來，其詩日讀而愈新，其義日出而無盡。唐人並稱「李杜」；而杜詩韓筆，宋人每並重之。竊論杜之微妙精深，有非李、韓兩家所可及者，覽是譜者，當益信斯言。乾隆五十有四年歲次屠維作噩閏涂月，周春黍谷書。（錄自周春本書卷首）

選材錄自序

鄭夾漈曰：「常寶鼎《文選著作人名目錄》不傳，可取於《文選》。」言雖佚而猶存也。按《唐志》，是書三卷，惟宋《太平御覽》中采數條，其體例莫得而詳矣。長夏煩暑，消遣養日，因鈔撮以補亡。凡一百有三十人，人系以字，字系以里。間有愚管，輒綴數言，亦考鏡得失之林也。更采張稚讓語名之，庶以繼常氏之後云爾。（據周春《著書自序彙鈔》逸錄）

森按：此書刻本原序，文字微異，今從《彙鈔》為定。

遼詩話自序

遼人詩，後世無傳，於是移刺名流、二丹才士與燕雲十六州之文人，胥莫能舉其姓氏矣。然試觀求草堂之全部，誦三蘇之文章，其詩人有靈，苦心所詣，亦復不能盡泯。偶仿《遂初堂詩話》體例，刺取正史數十條，以羣書附益之，殆遺山《中州集》之次乎！乾隆丁丑冬日，松蘿周春書。（錄自周春本書卷首）

增訂遼詩話自序

昔王漁洋語汪堯峰云：「遼以制科取士，其間躋政府、登臚仕者甚眾。而考之列傳，自橫帳諸院、國舅、別部三族之外，其事蹟不少槩見，惟〈文學傳〉寥寥數人，豈制科之盡不足書耶？」堯峰答云：「此史臣失於紀載故也。遼、金立國，規模不甚相遠，而金源人物文章，得元好問、劉祁諸君子，遂能頡頏宋、元之間。夫子曰『文獻不足，杞宋無徵』，正謂是歟！」余向因二公之論，輯《遼詩話》，顧闕漏頗多。數年以來，復加增訂，標所引書目，析為兩卷，庶燦然而可觀。惜不使漁洋、堯峰見之，且為遼朝人士一雪此言也。

元至正間，命儒臣歐陽玄、揭傒斯、張起巖等，修宋、遼、金三史，惟《遼史》最為簡潔有法。余所採，以史為主，而說部、地志之屬佐焉。凡事與遼涉，及後人詠遼事者，悉行附載，取其足與正史相發明，亦裴松之《國志》注例也。就中頗示褒貶、垂勸戒，豈徒誇廣見而侈異聞哉！歸愚宗伯許其有功遼代，而君臣必有感謝入夢者。余深媿斯言，蓋終未能如秀野草堂之《元詩》，表章殆盡，毫髮無遺憾耳。

漁洋《五代詩話》，自謂未成之書。余記《冊府元龜》中可採入者尚有十餘條，漁洋以為必無可採，故不復繙閱籤記，孰知其竟不然。然則著書談何容易，因以思是編之疎略，詎能免世之指摘乎！拾遺糾繆，是所望於後人。乾隆壬午孟秋既望，內樂村農周春芑兮甫又書。（錄自《遠詩話》卷首，另據《著書自序彙鈔》校補）

耄餘詩話自序

余有《黃髮集》，襲徐蘋村先生之名也，先生八十後所作詩文，名曰《耄餘殘瀋》。余精力衰頹，草《詩話》以遣日，憶往事，追舊聞，所重師資，而於貧交死友尤致意焉。獻歲迄今，積成十卷。過此以往，未之或知；假我數年，安敢萌奢望乎？嘉慶十四年歲在屠維大荒駱陽月朔日，內樂村農周春書，時年八十有一。（錄自周春本書卷首）

讀詩略記序

壘庵曾孫孝廉直齋，以《詩經略記》云（森按：「云」字當作「示」）予且乞序。予受而讀之，見其意主《小序》；《序》或未安，則宗朱子；二者俱不可通，乃折衷諸家之說，不執不偏，信可謂善言《詩》者矣。

夫自宋以前，未有舍《序》而言《詩》者也，疑之自歐陽文忠始。蘇穎濱本丘氏鑄說，止取首一句，餘皆刪削；鄭夾漈竟毅然去《序》，然《辨妄》一書，同時周蠹齋已奮筆非之。朱子《集傳》稍後出，亦復不專用《序》，王浚儀稱其閔意眇旨，卓然千載之上，言〈關雎〉則取匡衡；〈柏舟〉婦人之詩，則取劉向；笙詩有聲無辭，則取《儀禮》；「上天甚神」，則取《戰國策》；「何以恤我」，則取《左傳》；〈抑〉，戒自警；「昊天有成命」，道成王之德，則取《國語》；「陟降庭止」，則取《漢書注》；〈賓之初筵〉，飲酒悔過，則取《韓詩·序》；「不可休思」、「是用不就」、「彼咀者岐」，皆從《韓詩》；「禹敷下土方」，又證諸《楚辭》，一洗末師專己守殘之陋。外此，如呂東萊之《讀詩記》、范逸齋之《補傳》、錢白石之《詩傳》、嚴華谷之《詩緝》，流傳至今者，皆不敢舍《序》也。朱子以來，羣儒恪遵《集傳》，傅潛庵、黃文潔、王魯齋、許白雲、劉安成，其尤著也。

自科舉之學興，違紫陽者不錄，著於令甲。其季也，郝仲輿、唐士雅、何元子

之徒，轉據《序》以攻朱子。予嘗謂：離《序》而鑿空談《詩》，及論《詩》而拘泥古《序》，厥失均也。古今善言《詩》者，無過孔、孟。孔子之言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孟子之言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謂得之。」又曰：「誦其詩，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蓋讀書貴通大意，而《詩》爲甚。果有當於義理，有益於身心，勿論《序》與《集傳》，可從也；苟無當於義理，無益於身心，勿論《序》與《集傳》，不必從也，況眾說之雜陳。必如是，而《詩》方爲我用。今觀壘庵先生此編，多有與鄙見脗合者，恨不獲請業一堂，共上下其議論也。（錄自《海寧州志稿》卷十二〈典籍四〉）

森按：《讀詩略記》六卷，明朱朝瑛著。朝瑛，字康流，號壘庵，崇禎庚辰進士，黃宗羲曾爲誌墓。

吉金所見錄序

萊陽初君渭園好古錢，雅意搜羅，裒然成譜，而索序於余。因思錢之有譜也，《隋·經籍志》、唐、宋《藝文志》，及鄭氏《通志》、馬氏《通考》、王氏《玉海》，皆著於錄。如梁顧烜《錢譜》一卷、《錢圖》一卷；唐封演《續錢譜》一卷、張台《錢錄》二卷；宋陶岳《貨泉錄》一卷、杜鎬《鑄錢故事》一卷、李孝美《錢譜》十卷、董道《續錢譜》十卷，是也。諸家皆不傳，惟洪文安書盛行於世，世之言古錢者，咸奉洪《志》爲圭臬云。

余向有古錢之好，同好者爲虞山顧古湫、繡水汪厚石、同里陳誰園、張集堂。而我五人之好，又各不同：古湫立論不必己有，見一錢輒孜孜考訂，繁稱博引，自成一書。厚石家素封，按《譜》購求略備，計偕時載一大篋，朝夕摩挲。憶其與先師裘文達公劇譚，公笑其癖，益狂喜自負。誰園但取其多，不肯決擇；久客關右，寄家書每附數枚，嘗繪《銅香書屋圖》以見意。集堂所收，輪郭必周正，波磔必疎朗，務以少許勝人；後遊中州，從武林朱叟之說，酷好古刀布，於圓錢不甚措懷。叟子官開封司馬，與會稽童山人並有此好，惜未之見也。余嗜學不如古湫，有力不如厚石，尙多不如誰園，貴精不如集堂；而得一佳品，欣然忘寢食，亦復篤好三十年，近則日就闌珊，隨手散盡矣。

夫古錢之好，豈真和嶠之癖哉！竊謂有三善焉：生砂活碧，古色斑駁，不減三

代鼎彝，一善也。銀鈎鐵畫，篆楷精妙，即是金石文字，二善也。置諸案頭，攜諸行笈，非獨暇時把玩、遣興怡情，而功用辟邪，且可催生截瘡，三善也。具此三善，足以間執悠悠之口矣。今初君兼有我友四家之勝，將來所見愈廣，所藏愈富，繼洪《志》以成書，洵快事也。余拭目俟之，先舉此三善者以爲序。乾隆癸卯孟春，海昌周春書。（錄自初尚齡本書卷首）

森按：李孝美《錢譜》，《宋史·藝文志》作「李孝友《歷代錢譜》十卷」，「美」字當作「友」。

季漢官爵考序

粵稽漢賈誼有《五曹官制》，王隆有《漢官解詁》，蔡質有《典職儀式》，應劭有《官名秩簿》，其述官制詳矣。馬、班有《諸侯王》、《功臣》、《王子》、《外戚恩澤侯》表；宋熊方有《續漢書表》，其載封爵亦詳矣。自是而降，惟季漢獨闕焉。

耕厓根據《國志》，旁引他書，仿《通考》之成例，作季漢《官職》、《封爵》二考，信乎繼豐城廣居子之後，可以「補史」顏其齋者也。耕厓博雅嗜書，多所撰述，茲特其一斑耳。采輯富而考核精，已足令人傾倒，由是而及諸史，詎可量乎！他日續有考正，當更序之。松靄叔氏春拜書。（錄自周廣業本書卷首）

寧志餘聞序

我聞志書鮮善本，遂使武功、朝邑專美于前，推而論之，非人爲之也，勢爲之也。此其故有二：一由不成於一人之手，一由盡出於眾之私。如是而欲志之善，能乎？不能乎？

我邑之志，談、趙最善，以其成於一人之手也；秦、許次之，以其猶未盡出于眾人之私也。至戊寅之修、乙酉之刻，非修之咎，而刻之咎也；丙申續纂，不可言矣。回憶戊寅、丙申，余兩次濫竽志局，似不得獨卸其責，而里人頗于余有怨辭焉，何也？戊寅共事諸君，大半虛懷好古，留心文獻，是以稿尙可觀，不料乙酉之刻壞之。若丙申，則同志寥寥，既於此事茫然，并且束書高閣，草率了事，即州守旋深悔之。天殆不欲寧志之善乎？何厄之至于再也！雖莫謂然，無人也。

吾家耕厓孝廉，以所輯《寧志餘聞》八卷索序于余。余受而讀之，見其搜羅極

富，考核極精，去取是非，極公且慎。舊志之闕罔不補，舊志之謬罔不糾，信乎長於作志，不媿良史才也。耕厓通經博覽，此書特其一斑而已，足繼仲木之《外志》，軼無聲之《備考》矣。他日秉如椽之筆，成一家之言，將與胡氏《海鹽圖經》竝傳，何至韓、康之專美哉！

余述修志之略，以申屬望之懷。志乘荒唐，至《寧》而極，无往不復，理有固然，非吾耕厓，其孰起而更定之者！是爲序。乾隆五十有四年歲次屠維作噩寒且月上澣，松靄春譔。（錄自周廣業本書卷首）

如在編序

《如在編》者，張君晏如所纂家譜也。晏如創爲編年體，年經月緯，而世系、列傳寓乎其中。讀其書者，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錄自《海寧州志稿》卷十四〈典籍十四〉）

森按：《如在編》，張頌可著，其書未見傳本，此序蓋經節錄，非其原文。

過夏雜錄序

洛塘宗姪耕厓孝廉，嗜讀書，著述等身，與余最相得。君卒後五年，余按〈行狀〉序其《蓬廬文鈔》，兼傳體也。君著述已刻者四種，《孟子四考》爲尤著；未刻者尚有十餘種。茲《過夏雜錄》六卷，乃癸卯計偕下第後所錄，考訂精詳，不減洪容齋一流；間及時事，則漁洋山人《居易錄》例也。雖特一斑，亦復可傳。令子虞階茂才索序，因書數語於簡端，餘具〈文鈔序〉者，不贅及云。嘉慶辛未長至日，叔氏春拜書，時年八十有三。（錄自周廣業本書卷首）

蓬廬文鈔序

耕厓孝廉之卒，于今五年矣。前歲令嗣虞階、紀君兩茂才，以〈行狀〉索撰傳，予衰病，未暇握管。茲復以文集俾爲之序，因即按〈行狀〉而序之曰：君諱廣業，字勤補，號耕厓。幼慧能文，長而博覽群籍；弱冠遊於庠，爲名諸生者三十年。乾隆戊子中副車，癸卯登賢書，年已五十矣。計偕北上，時纂《四庫書》，館閣亟需

校勘，爭相延致。君肆應精詳，各屬所請以去，凡卷帙經君寓目者，悉成善本。見聞日益富，著作日益多，才名日益盛，殆不減震川公車時也。

君三試禮闈不第，倦遊而歸，仍授徒武林。適大興朱尚書撫安徽，素重君學行，招至署中，薦掌教廣德書院，兼修州志。君口講指畫，文風丕振；《志》成，亦典核勝前，州人悅服。君有用世才，未獲大展夙抱，此特其一斑耳。

君天性孝友，慷慨好義，勇于有為，凡遇族黨之事有不能舉者，輒身任之，難以悉數。嘉慶丁巳冬，因營先世窀穸，積勞暴病，卒于戊午元旦，年六十有九。遠近聞而驚悼，一時學者咸思讀其詩文。仁和朱朗齋為阮中丞選《輜軒錄》，亟徵詩入選，此足見士林推重，身後而益彰矣。

君制藝負盛名，闡墨膾炙人口；詩出入唐、宋，抒寫胸臆，一以典雅為宗。古文辭元本經史，長于考訂；其論事之文，尤剴切通達，曲中情理，見者莫不愜心，今集中所載是也。平生所著，已刊行者有《孟子四考》四卷、《文昌通紀》九卷、《關帝徵信編》三十二卷、《重修廣德州志》四十六卷。其未刻者，尚有《讀相臺五經隨筆》、《讀易纂略》、《季漢官爵考》、《古今避名彙考》、《校注馬氏意林》、《兩浙地志錄》、《寧志餘聞》、《動植小志》、《三餘摭錄》、《目治偶鈔》、《四部寓眼錄》諸書，不下百餘卷。又《文集》八卷，《詩集》二十六卷，並藏于家。著述之多，吾州前輩談觀若、范默庵後所罕覩也。

自君祖東岡公與先祖澹軒公，先後在寧庠締交最契，嘗館予家，兩伯父並授業焉。百餘年來，世敦譜誼，故君與予為竹林之遊。然君品行學問，實予之畏友也，且同有著書之癖。君每入城，必過予齋，互出所著相商榷；倘有疑義，輒往復辨論。回憶四十餘年，如一日也。我兩人相知極深，何敢以不文辭？爰書簡端，以答兩茂才之意，行見能讀父書，表章遺集，將必有大顯於世者，其以予言為左券乎！是為序。嘉慶壬戌季夏朔日，松靄叔氏春拜書，時年七十有四。（錄自周廣業本書卷首）

榕園詞韻序

詩韻之有成書，自齊、梁始也；一變而為詞韻，再變而為曲韻。詩韻發源於上古，曲韻出於中原，介詩與曲之間者，其為詞韻乎！案《蓑斐軒詞林要韻》為南宋詞韻之祖，降而元、明，無聞焉。國初西泠十子中，沈去矜、毛馳黃兩先生並有

《詞韻》，博稽舊詞，辨析離合；雖互有異同，莫不蘄合於古，非如後來樸隱子《詩詞通韻》率爾而成也。

吳君子安，系出澉水名族，其家學遠有淵源，天資又極穎異，與弟子修自相師友，作為詩文，駸駸日上，直造古人妙處，遠近交口稱之。子安於讀書餘暇，撰《詞韻》一編，取《廣韻》之字，依紐編入，正沈、毛兩家之誤，此特一斑耳。然其沈靜嗜學，即可概見，將使填詞家奉為圭臬，豈不快哉！

余自幼講求等韻之學，徧閱《大藏經》三百餘函；其他諸家言音韻者，又不下四五十種，頗能窺其深奧，抉其是非。憶去秋任丘邊解元寓園以《韻譜》索序，嘆其用心精密，得未曾有，寓園亦好古博雅士也。茲復見子安之書，信獨學之不孤，留詞苑之佳話。時適養疴靜坐，雨霽新涼，展卷欣然，援筆而為之序。乾隆甲辰孟秋八夕，松靄周春書。（錄自吳寧本書卷首）

竺巖詩存序

武原素稱詩藪，而涉園張氏門才尤盛，所謂前有敷演鏡暢，後有充融卷稷，曠代同符，風流未遠，茲讀竺巖詩而益信矣。竺巖自幼嗜學工詩，長而蜚譽鬻序，試詩賦輒高等，才名籍甚兩海間。蓋其為詩也，耳濡目染，有淵源焉；恬吟密詠，有性情焉；博取漢、魏、六朝、唐、宋，有宗派焉。具是三者，而詩能無無體不工乎！

余與竺巖戚誼忝屬郟伊，且有一日之雅，敢更為竺巖頌。努力壯年，致身須早，行見排金馬，上玉堂，振給諫之家聲，綿橫浦之世澤，此則拭老眼以俟者也。竺巖為鷗舫小阮，又俞潛山宅相也，二君皆詩壇耆宿，試以余言質之為何如？嘉慶辛酉四月既望，松靄周春撰，時年七十有三。（錄自張賜采本書卷首）

竹巖詩鈔序

外兄竹巖既沒，余與家兄商刻粵西郵寄詩，復從其家收拾遺稿，然未盈百首，中心缺然有憾。今歲閏月，顧甥為霖告余：「昨焚故紙堆，幸手點檢，得竹巖舅詩稿，否則將付一炬。」余亟袖歸，選定凡二百五十首，釐為四卷，為霖力任編鈔，於是乎竹巖之詩略備矣。（錄自《海寧州志稿》卷十四〈典籍十三〉）

森按：《竹巖詩鈔》，楊煥綸撰。煥綸字師典，竹巖其號，海寧諸生。

蓬島樵歌序

詩人詠土風者，往往體用絕句，如宋張堯同〈嘉禾百詠〉，楊蟠、董嗣杲〈西湖百詠〉之類，至今流傳。國朝秀水朱竹垞先生客潞河，歲暮思鄉，言歸未遂，于是作〈鴛鴦湖權歌〉，同里譚舟石屬而和之，一時推為盛事。茲讀象山錢君心溪《蓬島樵歌》，殆即金風亭長之遺意乎！

錢君淵源名族，績學能文，詩辭之外，兼工書畫，擅「鄭虔三絕」之譽，《樵歌》特一斑耳。其稱引也博，其考核也精，其持論也醇，其命意也正。讀是編者，可以興仁孝，可以端學術，可以垂勸懲，其有關於人心風俗為甚切；若僅以絺章繪句許之，亦淺之乎論詩矣。昔張津有《四明圖經》，袁桷有《四明續志》，黃潤玉有《寧波簡要志》，象邑則有毛、邵、吳、李、馬五家之志，其書或佚或存，得是編以補之，豈非大快事哉！

錢君高才不遇，出游四方，幕府交相引助，今館我州署中，與孫桐峰刺史交最契，故余知之詳。余重其人，愛其詩，既題拙句于簡端，復撰序以應其請。刺史以余言為何如也？嘉慶乙丑夏六月，海昌周春，時年七十有七。（錄自錢沃臣《樂妙山居集》卷首）

問渠詩草序

邑中陳氏，簪纓甲天下，《新唐書》所以表宰相世系也。陳氏以詩名者，首隅陽太常，則有《蘋川集》；素菴相國繼之，則有《浮雲集》；嗣後香泉太守之《春藹堂集》、文簡宮傅之《愛日堂集》、宋齋贈公之《時用集》，其最著也。外此，工吟詠者指不勝屈。

于今門才之秀，共推蓮溪。蓮溪胚胎前光，嗜學耽詩，兩海之間，蔚然負時望。嘗侍尊甫先生官山右，既而遊宦粵西，得助江山，所詣日益進。余讀之，而見其于唐似劉中山、杜樊川，於宋似蘇滄浪、范石湖，於明似高槎軒、徐迪功，多師為師，眾體俱美。就其名章雋句層見疊出，欲摘入主客之圖，而不勝摘也。

我聞蓮溪之先，系出菊磻。觀《菊磻小集》中如〈閒居雜興〉、〈小樓雨中〉、〈歸

寓舍〉、〈送別〉、〈過臨平〉、〈西湖暮歸〉諸詩，及漁洋山人所錄「半夜雨聲急」數聯，皆絕唱也。四百餘年，風流未沫，勿替引之，是以似之。竊謂世之讀蓮溪詩者，當溯源於菊圃云。松藹周春拜撰。（錄自陳濤本書卷首）

客硤存吟序

詩以道性情，非夫人而能作也。必也天賦詩才，生與俱來，而又有山水之靈秀以助其機，友朋之唱喁以博其趣，則其詩必工。若非天與之才，無登臨之勝，有寡和之歎，雖規唐摹宋而貌襲皮傳，有詩不如其無詩。匹（譬）似畫龍，鱗爪畢肖，而無僧繇點睛之筆，終不能飛去也。

冰壺蔣君，爲先兄玉井先生之內阮，幼慧，四齡時即能讀唐律、絕數百首，毀齒即喜吟詠。此非天賦之才，生而與詩俱來者乎！早歲失怙，家貧奉母，下帷家塾，奮志讀書，一門羣從皆從之游。余歸田後，著書之暇，樂與談藝，時相過從，見其論詩不區唐、宋，學其長而舍其短。其發爲詩也，本性情之正，衝口皆大歷十子風致，有弦外音，得味外味，一氣渾成而出以爽健之筆，今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然脫稿輒曰未工，不自收拾，稱詩數十年，未嘗見其編集。

歲癸亥，館於硤川，其地有東、西兩山之秀，對峙谷湖上，又多詩人相與登臨酌和。且梅里詩人游覽觴詠於其間者，絡繹不絕，一時蠟屐選韻，不借冰壺則不暢，由是篇什遂多。諸同人索觀舊作，憇息彙編，爰於乙丑春搜篋中零箋賸草，益以新詩，得二百八十四首，釐爲四卷，名曰《客硤存吟》，明客硤後始存吟稿也。嘻！向之不存者，今忽哀然成帙。信乎山水之靈秀，可助詩之機；友朋之唱喁，可博詩之趣，吾言之足徵也如是夫。是歲八月既望，過著書齋，持是編屬余弁其首，而自愧其詩之少。余因之而有說焉。

夫唐、宋以來，篇什之最多者，惟《長慶》、《劍南》。二集固傳矣，其餘少者亦傳；等而下之，至寥寥數首，或一二聯，迄今猶有膾炙人口者。可見詩之傳，傳其可存耳，不關篇什之多少也。況由此而續存之，不自少而至多乎。嘉慶乙丑歲八月，松靄弟周春拜纂。（錄自蔣開《冰壺吟稿》卷首）

森按：蔣開《客硤存吟》，稿燬於火，乃憑記憶重錄，僅得三之一，名曰《憶存草》。（據卷首蔣開自序及張駿序）後益以晚歲之作，編爲《冰壺吟稿》二卷。開字冰壺，浙江海寧人，監生，潘衍桐《兩浙輻軒續錄》卷二十七有潘藹撰

〈傳〉。此序承中國社科院文學所李芳小友寫錄，書此誌謝。

大學集成識語

《大學》定本頗多，以朱子《章句》及劉念臺先生《古記》爲主，參二程子、矩堂董氏之說，爲《集成》一卷。（據周春《著書自序彙鈔》迻錄）

學語識語

乾隆辛巳仲冬，病中偏讀先儒語錄，偶附紙尾。久之，積六十四條，名曰《學語》。要皆本自陳言，毫無心得，欲瀏覽以警警，聊代書諸紳。（據周春《著書自序彙鈔》迻錄）

選詩協音考識語

客譚《選》詩協音，客退隨錄，竟日而畢。示諸家塾，幸勿議其疎，聊以便童蒙之讀。（據周春《著書自序彙鈔》迻錄）

宋刊詩人玉屑識語

此宋刻之最劣者，書既不全，又遭塗抹。然偶一開卷，便覺楮墨間有古樸之趣。甚矣！宋刻之可愛也。（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周春墨跡迻錄）

杜詩雙聲疊韻譜括略識語

此書凡五易稿，因太繁蕪，改創《括略》。復兩易稿，閱二十有五年而成書，體例秩然，釐爲八卷。竊謂古來讀杜無慮千百家，然從未有論及此者。余非敢自附少陵功臣，而探賾索隱，能窺見詩律之細，亦其一斑焉。乾隆甲辰七夕前三日，松靄周春記。（錄自周春本書目錄後）

松靄文略識語

僕於古文一道，茫如也。隨手塗抹，隨手散去。今行年六十矣，思留雪泥鴻爪之跡，就所存稿，編爲六卷。（錄自《海寧州志稿》卷十四〈典籍十二〉）

覲鄉草識語

《越絕書》云：「海鹽縣始爲武原鄉。」又云：「覲鄉北有武原，今海鹽。」觀此，皆即海鹽矣。周春記。（錄自《海寧州志稿》卷十四〈典籍十二〉）

曇花館小稿識語

嘉慶丙寅冬，亡婦許氏之喪，余彙刻〈悼亡詩〉一百八首，〈悼亡絕句〉六十四首，以代行狀。（錄自《海寧州志稿》卷十四〈典籍十二〉）

題吳兔牀邗江遊卷

槎客先生高年賦壯遊，不遠千里，渡大江，往邗上，歸而彙近作見示。先生詩壇耆宿，憑弔古今，得江山之助，筆益雄放，如萬斛泉源，不擇地湧出。此非獨見其根柢槃深，且徵爲壽者相也。謹跋數行，以誌欽佩云爾。松靄周春。（錄自臺北國家圖書館藏吳騫《拜經樓詩集續稿》稿本卷首）

沈蘧翁壽盃詩小引

乾隆丙午夏五，同秉淵過陳樹屏齋頭，觀所藏銀盃，相傳爲仁和沈太史斗虹家物。太史名筠，字開平，康熙己未舉鴻博，入翰林。其封君蘧翁生日，同年製盃爲壽，每一盃中錄四人名姓，李來泰、毛奇齡、錢中諧、黎騫爲一盃；秦松齡、汪楫、朱彝尊、沈珩爲一盃；施閏章、尤侗、彭孫遜、袁佑爲一盃；方象瑛、龍燮、周慶曾、龐塏爲一盃；曹禾、李澄中、喬萊、曹宜溥爲一盃。凡二十人，未及其半也。樹屏祖祠部公爲太史壻，向得而寶藏之。今僅存其五，予索人繪圖，復與同志

賦詩以紀其事。(錄自吳騫《拜經樓詩集》卷五)

森按：《文瀾學報》第二卷《浙江文獻展覽會專號》，著錄周春、吳騫等著《沈蘧翁壽盃歌》鈔本一冊，海寧圖書館藏，云：「此乾隆年間，周松靄等觀康熙鴻博仁和沈筠封君蘧翁之壽盃而繪圖題詠者，自周氏以至陳仲魚（鱣），凡八人。」（頁二四四）即此。

宋刊尚書表注跋

乾隆壬子孟冬，購得《尚書表注》，為顧伊人所藏本，後歸吾邑花山馬氏道古樓，馬氏售於武林吳氏瓶花齋，即此書也。何義門謂「書有殘缺，顧伊人意為補全，未可盡信」。細校此書，方知意為補全之處，且與通志堂刊本微有異同。案《仁山先生集》有〈尚書表注序〉，而伊人抄補之序，亦復刪節不全，今並存之。近時婺郡以通志堂本重刻，版樣縮小，以致標題位置多訛，又缺其下方，大非「表諸四關外」式矣。松靄周春記。(錄自張金吾《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二)

孝經外傳跋

舊有諸家《孝經外傳》，或佚，或未見。間嘗採經傳補之，凡二十四條。周春謹記。(錄自周春本書卷末)

爾雅直音正誤跋

坊間新刻《爾雅音圖》，假託影宋本，其直音多誤。舊有《直音》一書，其誤較少，因并辨之。我聞元熊氏勿軒云：「自孫氏《直音》出，而《釋文》不復考。」今賴有《釋文》尚存，而《直音》之誤可正，茲附於《音略》之後云。嘉慶癸亥孟秋，周春記。(錄自周春《十三經音略》卷十二末)

海寧志略跋

陳默齋騎尉以范默庵先生《海寧縣志稿》長卷見示，先生我州前輩，事蹟詳《浙

江通志》及郡邑志〈文苑傳〉。此卷蓋仿胡孝轅《海鹽圖經》之例，每門統作一篇，創稿而未成也。有補〈學校志〉，跋署知縣姜公煦名。案《海寧縣志》修于順治丙申、丁酉間，時邑令秦公嘉系延先生秉筆，僅刻六卷而止。後康熙乙卯，安陽許侍郎三禮重修，先生即于是年卒；繼秉筆者為朱止谿先生。今有姜公跋，姜在許前，知其先嘗議修矣。

卷中有云：「趙無聲《備考》一書，中于蜚語，直道之不見容，非一日矣。予以虛疏之名，謬參志局，止于整理舊文，絕不與進退人物，誠畏之也。」春讀之而根觸往事，不禁慨然。追憶乾隆丁丑、丙申兩次濫竽志局，丁丑同事諸君並博涉，諳文獻，互相商榷，采輯頗富，聚水仙閣下者兩年，兼有文酒之樂。至丙申則同事絕少通人，議論往往不合，恐負州守諉誣之意，力辭而退。書成，穢雜殆不可言浚，州守深以為悔，所以不復作序也。茲因先生之言而略及之。

此卷藏弄百餘年，而不致鼠殘蠹蝕，當有神物呵護。今為默齋所得，將裝成巨冊，洵稱得所歸矣。默庵、默齋後先相契，一則翰墨之精，一則好古之雅，均有足令人欽慕者，爰盥手而為之跋。嘉慶癸亥正月，松靄周春書，時年七十有五。（據北京國家圖書館藏范驥稿本卷末逐錄）

海昌都莊圖說跋

此書為金明府柱峰所留贈，迄今三十有五年矣。余與巖門共議撰傳入志，而此書亦載入〈藝文〉書目中。追思遺愛如柱峰，後來何可多得哉！乾隆辛亥三月記，時年六十有三。（錄自《海寧州志稿》卷十六〈典籍廿二〉）

宋本陶靖節詩跋

湯文清公事實，詳見《宋史·儒林傳》。《靖節詩注》四卷，惟馬氏《通考·經籍門》著於錄。是書乃世間所希有，宋刻之最精者也。流傳日久，紙墨敝（按菟園「敝」字作「未」，誤）淪。偶從友人處得之，不勝狂喜，手自補綴，亟命工重加裝釘，分為兩冊，完好如新。余家舊藏有東澗選本，妙絕古今，此更出其上矣。乾隆辛丑長至後三日，內樂村農周春記。

卷尾有董宜陽印，宜陽字子元，自號紫岡山樵，華亭人，上海諸生。工詩文，

善書法，與何良俊、徐獻忠、張之象才名相亞，有四賢之目。松靄又書。

〈述酒詩〉為晉恭帝而作，其說略本韓子蒼，而芋勝諸梁，黃山谷亦嘗解之，非創於東澗也，特此注加詳耳。零陵王以九月終，與詩所云「秋草雖未黃，融風久已分」者正合。靖節時當禪代，雖同五世相韓之義，但不敢直言，而借廋辭以抒忠憤，向非諸公表微闡幽，烏能白其未白之志哉！

朱子謂〈荆軻〉一篇，平淡中露出豪放本相，須知其豪放從忠義來，與〈述酒〉同一心事。

陶集〈祭程氏妹文〉書義熙三年，〈祭從弟敬遠文〉惟云癸亥，〈自祭文〉惟云丁卯，此與《宋書》本傳之說相合，但指所著文章而言，若詩則不然。大約晉時書甲子，如庚子至丙辰是也；入宋不書甲子，如〈九日閒居〉之類是也，自來辨此者都未明晰。

鄭康成〈誠子益恩書〉末云：「若忽忘不識，亦已焉哉。」此〈命子詩〉末二句所本也。陶詩雖平淡，而無一字無出處如此。

陶公，《晉書》、《宋書》、《南史》並有傳，一人而三史列傳，千古止此一人。人豈以爵位重耶！《晉書》作「泉明」，《南史》作「深明」，並避唐諱。

東坡愛陶詩質而綺，癯而腴，晚年居海外，徧和其韻。子由為之引，稱其遂與淵明比也。至謔庵律陶，不足觀矣。

此本大字端楷，作歐陽率更體，頗便老眼，且校讎亦鮮「形夭」、「庾鈞」之譌，裝後覆閱數過，誠可寶愛。松靄。（錄自北京國家圖書館藏宋淳祐元年刻本《陶靖節先生詩注》卷端；又黃丕烈《菴園藏書題識》卷七、楊紹和《楹書隅錄》卷四）

杜詩雙聲疊韻譜括略跋

乾隆辛丑仲秋，摘刪定本之精粹，為《括略》八卷。《括略》之名，本毛西河先生《古今通韻》體例也。較元書僅存什之二三，又恐失之太簡，然要旨已盡於此，則不出十三格中，而杜詩雙聲疊韻之能事畢矣。松靄書。（錄自周春本書卷八下）

笠澤叢書跋

乙未正月初四日校起，初九日畢。其確無疑義者用圈，顯然謬誤者用擲，至字

可兩通者用點於傍。但心緒苦劣，匆匆或有未盡處，況風庭掃葉，此事本難，免牀其再勘之。松靄棘人周春記。（錄自吳壽暘《拜經樓藏書題跋記》卷五）

唐周文遂墓誌磚跋

乾隆戊子冬，村民沈某于吾邑宣德門外教□（下殘五字）。及五尺，見古塋內有方甗一，磁瓶、盆各一，下整石（下殘三字），復掘瓶盆，俱碎，棄河中，僅攜甗歸。甗置鍬上，故背有鏽痕，洗而視之，則上面刻字乃唐人墓誌銘也。辛卯正月，張補齋四兄爲余言其甗已送某處，因再三轉乞，始歸余，補齋之力居多。

案唐世誌墓往往用甗，厲徵君《樊榭集》有〈雨中集秋聲館觀唐于府君墓誌銘甗〉詩所云「縱橫盈尺製樸古，厚徑三寸半蝕腐」者是也。我邑宋《圖經》載唐墓誌銘四，國朝康熙初黃岡復有出土者，文體正與此類，其爲唐物無疑。屈指計之，迄今蓋九百二十有三年矣，不化土壤而完好如新，非冥漠之靈默爲呵護不及此，他日續修邑乘者當采入焉。重午前三日，海寧周春松靄記。（錄自《中國國家圖書館碑帖精華》第八冊）

宋仁宗御書飛白跋

此爲陳無軒學正所贈，飛白不用篆隸體而用行草體，乃飛白之變也。「下」字、「昇」字、「民」字、「清」字共七點，點法奇絕，殆歐陽公所謂「出於李唐卿三百點之外」者乎！乾隆乙巳冬日，松靄周春記。（錄自鮑昌熙《金石屑》第四冊）

森按：仁宗飛白書「天下昇平四民清」七字，石刻原石在杭州府學，慶曆八年四月書。

吳兔牀追立後議書後

議禮之作，莫盛於六朝；自唐以下，大家皆僅見也。此文推禮本意，斟酌人情於敘事簡要之中，愈覺經術湛深之妙，邇來鉅手，惟王遮山樵能之。設置諸《堯峰文鈔》，亦何以辨之乎！松靄周春跋。（錄自吳騫《愚谷文存》卷九）

上座主武進錢公論韻學書

春於韻學毫無所得，憶數年前因究心字母，遂徧觀釋藏六百餘函，於是稍稍辨別，然實不過一知半解而已。前奉面誨，令其悉心論之；臨行時，王生焯又傳諭再三，仰見我夫子雅度謙冲，垂詢芻蕘之盛意。拜別慈顏，忽經兩月。茲於維揚舟次，適有郵便，敢略陳筦見，伏祈夫子裁定焉。

我朝言韻學者，羣推顧亭林、毛西河兩家。然春竊謂韻學必須旁通字母，方得其源，亭林全不講求，西河所見殊淺，故兩家惟於部之多寡、字之出入、古今之撰著，博引繁稱，其中不無抵牾者，則字母之由也。潘稼堂九弄翻紐之學最精，惜其於韻書無所論述，至今行世者僅有《類音》一編。若李笠翁、邵子湘，直屬不知而作，貽笑後人，又無論矣。

承論文、殷當分兩部，而殷通於真上聲，當於迴韻中分出拯韻，與平去二聲排比齊整，各為三十韻，此千古不易之論也。案《廣韻》四十二拯、四十三等，共有十四字，字數雖少，可以自成一韻，故平水本尚不合於迴，其合也未知誤始何時矣。至平上去三聲，既無參差，則入聲亦自當併為十五韻，以昭畫一。我夫子淵源家學，鬚鬣便能神悟，則分併自有尊裁，非春之愚蒙所得而窺測也。溽暑鬱蒸，伏惟萬福，臨稟馳企。（錄自周春《十三經音略》附錄，又沈粹芬輯《國朝文匯》卷二十五）

答錢竹汀宮詹書

昨披誨帖，備承指示，昭若發矇。然春狂瞽之言，固因亡兒根觸，亦為學術起見，更有愚見，敢不再陳。

自八股興而人才衰，高頭講章出而經學絕。前明三百年，名為遵奉程、朱，實則荒經蔑古，此宗宋、元者之流弊，不得不以漢、唐之學藥之，譬如大虛之證，急宜峻補，其勢然也。今則不然，自陸清獻、湯文正、李文貞、張楊園諸公昌明正學；顧亭林、朱竹垞、汪堯峰、毛西河諸公崇尚經術，固已風氣大開，不復空疏寒陋。所患久而濫觴，歧途雜出，五尺童子，皆知剽竊定字，擗撻蕭客；村塾學究，莫不妄襲拙明，謬沿百詩。甚至以骨董談經，可資捧腹。此又宗漢、唐者之流弊，不得不仍以宋、元之學藥之，譬如邪實之證，惟張子和三法可施；再用薛立齋，必致狂易而走矣。

春自嘆卑微，株守江鄉老屋之中，雖叫號何益！伏念先生學府經神，負海內之重望，若與當世二三鉅公亟起而救正之，此誠學者之厚幸，而春私心所仰望者也。要之，漢、唐諸儒長於名物，宋、元諸儒長於義理，後人更何從置喙。春邇來竊附不賢識小之義，作《十三經音略》，粗已具稿，雖不過一知半解，然自問餘生得辨正一音，識真一字，庶幾白飯菜羹，不至虛度一日。只緣睽隔數百里，未獲面呈，殊覺悵然耳。謹此奉覆，不盡神馳。（錄自周春《十三經音略》附錄，又沈粹芬輯《國朝文匯》卷二十五、上海圖書館藏《國朝名人書札》卷一下）

答錢宮詹論毛詩協韻書

讀大刻《文集》，內有與春書，開益良多，曷勝感荷！然有不能無疑者，敢略陳之。

朱子《詩傳》叶音初委門人編注，後為公孫鑿所損益；元、明坊本又妄更張，非復朱子元書也。即吳才老之書，《毛詩補音》久佚，今僅存《韻補》，其合者十之七八，不合者十之一二，疑出後人改竄，亦非才老之舊，拙著於徐葢〈序〉中注之矣。

夫辨非求是，正為才老功臣，即精益求精，亦不失朱子之意，此乃至當不易者，非敢訾議朱子及才老也。特因才老必依物職分部，故謂其不宜以後出之韻上繩《三百篇》，若叶韻必用字母，則不得不以字母繩叶韻，何嘗以字母繩《三百篇》哉！

亭林本音之誤，具在《五書》，春不敢蹈妄議前賢之咎，所以拙著不過約略言之，其實繆難悉數。即一「服」字而論，其說正長矣。案陸氏《經典釋文》於《詩·關雎》「寤寐思服」，及〈有狐〉、〈葛屨〉、〈蟋蟀〉、〈候人〉、〈采芣〉、〈六月〉、〈采芑〉、〈文王〉、〈下武〉、〈文王有聲〉、〈蕩〉、〈泮水〉諸「服」字並無音，則其讀如字房六翻，不待言矣。於〈采芣〉云：「匍，音蒲，又音符。匍，蒲北翻，一音服。」此言「匍匍」一作「扶服」，故有兩音，非謂「服」字即「匍」字，必讀蒲北翻也。於《禮記·檀弓》云：「扶服，並如字。又上音蒲，下音蒲北翻。本又作匍匍，同。」此明言「扶服」與「匍匍」之為二，若上音蒲，則下音蒲北翻；若上音符，則下「服」字仍如字也。於《左傳》昭十三年云：「蒲，本又作匍，同步都翻；又音扶，本亦作扶。伏，本又作匍，同蒲北翻。又音服。」於昭二十一年云：「扶服，並如字，上又音蒲，下又蒲北翻。本又作匍匍，同。」此又言服一作伏，扶服一作蒲伏，三

者相同。然必上作匍，則下服字、伏字方讀蒲北翻；若上作扶，則下服字、伏字，仍如字讀也。

又，《戰國策》、《史記》並作「匍服」，此服字自讀蒲北翻；《說苑》、《漢書》並作「扶服」，此服字自讀房六翻。要之，房六翻，服字本音也；蒲北翻，匍字本音也。若扶服之「服」解作匍匍，則亦是本音，何必云叶？蓋惟通於「匍匍」之「扶服」，方可讀蒲北翻，「扶服」為輕唇雙聲，「匍匍」為重唇雙聲，輕轉為重，奉轉為並，即今俗語之所謂遮也。至其餘思服、衣服、服飾、服制，諸服字皆不可讀蒲北翻。善乎毛西河之言曰：「自『古無叶韻』之說出，而古人無文字，今人無語言，天下未有呼天下為汀戶、牛馬為尼母，而可以成世界者。」倘必呼衣服為衣匍、服制為匍制，亦豈成世界乎！

我聞朱子曰：「古人音韻寬，後人分得密。」此至言也。試思有韻之文，莫古於《易》，莫尊於經，莫可信於孔子。而此一服字，《謙·象傳》與牧、得、則、國叶，此正古人韻寬之證。何以必欲合之於職，而必不可合之於屋？況即欲叶入職韻，亦自有本母應叶之音。才老見「服」有「匍」音，遂以為叶；而亭林并以「服」字之不與「匍」字通者，而盡讀為「匍」，則尤失之矣。至於叶符弗翻，雖拘叶韻成例，而亦有至理存焉。蓋「服」之讀「佛」，與「牧」之讀「墨」，不過一轉移間，此正朱子所謂：「《詩》之音韻是自然如此，祇要便於諷詠也。」又亭林於「伏」字下，引《漢書·五行志》師古注曰：「伏，音房富翻。」而釋之曰：「案又音肄富方二翻，並當音備。」試問「房富」何可音備？至「肄富方二」四字幾於別風淮雨，令人不能思索。

春雅不欲妄議前賢，偶因「服」字而及「伏」字，聊以見亭林之不講字母也。先生之文為千古之傳文，即論為千古之定論，必當斟酌盡善，故敢獻其芻蕘。惟冀恕罪而垂覽焉，幸甚幸甚！（錄自周春《十三經音略》附錄）

森按：竹汀與周君書，見《潛研堂文集》卷三十六。

與盧抱經論音韻書

去歲承賜大刻《顏氏家訓注》，讀至〈音辭篇〉，引用某說，心竊有所未安。日內見《戴東原文集》，知其學出於新安江氏，但不得音韻之原，以訛傳訛，不可不辨。嘗聞鄭夾漈云：「字書眼學，韻書耳學。」蓋小學家判然有此兩途，不可偏廢

也。今人皆知崇尚《說文》，字學當不謬矣，而音韻幾成絕學，試略陳之。

自唐以前，夫人而知音韻，孫叔然東州大儒，始爲翻切；郭冠軍洛中佳婢，亦曉雙聲。沿及有唐，斯理轉晦；五季逮宋，知者益微，惟吳才老深明叶韻，朱子取以叶《詩》。惜吳氏閩音稍有抵牾，且拘唐韻以繩《三百篇》，頗爲可議，然考古之功不可沒也。明人如楊升菴，於此事尚屬貿貿，何況其餘？忽有陳季立者，麤才也，雖擅詩名，而其學出於焦弱侯，言韻全憑武斷，不知而作，如夢囈然。所著之書，紕繆百出，非之不勝非，辨之不足辨。不圖博極羣書之顧亭林起而信之，奉爲金科玉律。噫！異矣！

夫七音猶七姓也，三十六母，猶姓之分支也，此如裴氏五房，本難混爲一譜，太原京兆，自區別於琅琊。故音既秩然不紊，而叶即隨之，所叶之音必與本字同母，此乃一定之理，極粗淺而易明者也。季立不諳字母，隨意亂叶，幾於天可叶地，東可叶西，奮筆著書，罔顧天下後世識者姍笑。亭林亦復不諳字母，而「古人韻緩，不煩改字」兩語橫互胸中，偶見季立「古無叶韻」之說而喜之，凡其說有難通處，輒參以周德清《中原韻》，自矜爲獨得之奇。殊不知亭林之所謂本音，即季立之所謂古音；季立之所謂古音，即才老之所謂叶音。季立暗相剽襲，亭林稱引加詳，其實不過就《韻補》一書改頭換面而已，入室操戈，何以令才老心服乎？當日《音學五書》出，毛西河作《古今通韻》昌言非之。但字母之學，西河亦甚粗，徒以典博騁長，果於自信，創五部三聲兩界兩合之說，強古人以就一己；又以五收屬五音，仍舊說五音分韻之誤，所謂楚則失矣，齊亦未爲得也。茲以兩家之說較之，毛尚講字母而不精，如云「雙聲即翻切」是也；顧則全然不講，如云「謨郎、彌郎，兩音不同」是也。然兩家之書皆盛行於世，於是乎音韻之學愈繁，而愈失其傳矣。

竊謂近時言音韻者，李文貞恪守古法，最爲醇正，其說一無可疵。潘稼堂《類音》，窮究南北古今之變，尤推精妙，雖未嘗攻擊師說，而隱然與亭林異趨。賴此兩家存絕學於一綫，無如世人重顧、毛而忽李、潘，不可解也。夫此四先生者，後人皆不當輕議，而獨至音韻一道，非但分優劣而判是非，則四先生之書不得不嚴爲別白耳。

閩百詩稍後出，以亭林爲宗，妄謂叶音爲不識字，於陸氏《釋文》、顏氏《漢書注》、李氏《文選注》及朱子傳注，莫不痛加排詆。最可笑者，以爲天牖其衷，音學復明，發端於前明焦氏、陳氏，大備於近日柴氏、毛氏、顧氏之書。夫焦氏、陳氏極爲淺陋，而與柴氏、毛氏、顧氏並稱，未免儼不於倫；況柴氏、毛氏、顧氏

之書，又迥各不同，何可比而同之？是雖推尊三家，而究未窺三家之旨。要隨聲附和，矮人觀場，如百詩者，尙何足以言音韻哉！又有邵子湘，限於聞見，毫無發明；李笠翁詞曲專工，意主通俗，其所著本無足道，特以世所通行，故附及之。

古人音韻之書存於今者，《廣韻》、《等韻》，其祖也。外此，邵子《皇極經世·聲音圖》、鄭氏《通志·七音略》、韓氏《五音集韻》、熊氏《韻會舉要》、劉氏《切韻指南》、章氏《韻學集成》、李氏《直圖》、《橫圖》、呂氏《音韻日月燈》之類，乃正派也。其餘明人之書，非鑿空杜撰，游談無根，即囿於方音，貽譏僞楚。其有一知半解，則或尙可節取，是在觀者細加決擇，不爲所淆而已。

李文貞、潘稼堂兩家，音韻之正派也；交河王少司寇，武進錢文敏公，邇來之正宗正派者也。倘不宗正派，則異說得而乘之矣。今就異說之最甚者論之，如斂侈、大小是也。夫大小初無一定，三尺童子皆能知之；至斂侈則似暗合楊桓，影附於《周禮》，典同險聲。斂侈聲符，此本兼鐘之形聲而言，故《考工記》鳧氏復有侈弇之文，斂，其聲也，侈，其形也，合二字何義乎？曰斂侈，何不曰侈弇乎？若以斂代闔，則當以侈代開；若以侈訓大，則斂未聞訓小，豈特韻學不典，抑且字學未精。試問「錢，昨仙翻」，「涎，夕連翻」，同在二仙，何以錢斂而涎侈乎？「賤，才線翻」，「羨，似面翻」，同在三十線，何以不分斂侈，而第云有別乎？蓋沈約吳音，紛紛耳食之說，叩其何者爲吳音，譚韻者茫無以對也。孰知沈約吳音惟有疑、邪二母字耳，錢、涎、賤、羨皆從邪之別，乃正所謂吳音。今不悟其故，而以斂侈二字了之，自欺欺人，徒資噴飯者也。宓山啞啞直五，尙見笑於大方，以此較之，其不經更什倍矣。

且古韻二百六部，今韻一百七部，其分併縱有小疵，而其源總出於七音字母，故四聲一貫，詳見於夾漈《七音略》。亭林不達斯旨，以爲近代入聲之誤，遂致盡變古法，江、戴又從而甚之，謂顧氏草創，而自詡加密，殊令人齒冷也。

且夫翻切之法，上字爲母，下字爲韻，至簡捷而無難也。顧人每明於下韻而暗於上母，許綠、許緣，頊字便異；以水、以小，鷲字頓殊，可知自古而然，于今爲甚耳。就其中之最易迷誤者，莫若舌音之隔標、唇音之交互，六朝之時即有由此致誤者。原古人製爲翻切之意，初非好用隔標、交互以迷誤後人也，皆因本韻之字，取本母之字，出切其音不真，不若借用隔互，此屬自然之至理，亦不得已之苦心。須知丁丈、丁仲，端知之隔標，武伯、武悲，微明之交互，如其不推此例，則以之誦讀，核瞎多乖；以之校讐，亥豕彌舛，安得謂翻切無關輕重哉！

即以雙聲論之，同母爲雙聲，亦最淺易之事。然自宋以後，不明同母，謬解叢雜，悉數難終。朱長孺精於注《杜》，尚以卑枝接葉爲雙聲；毛西河且謂前人不以雙聲注書，竟似癡人說夢矣！蓋自經典及《騷》、《選》諸書，其中雙聲無慮千百計，此亦與四聲相同，平上去入未析，早具四聲之理，猶之三十六母未分，早具雙聲之理，故古時雖未有雙聲之名，而矢口觸目，無非暗合之雙聲也。戴集〈答人書〉有云：「切韻之大要有三，雙聲一也，區別呼等二也，聲類異同三也。」而以下絕不言及雙聲，不知戴意中之所謂雙聲者何如也？近又見有注《爾雅》者，略及雙聲，挂一漏百，兼多差謬。甚矣！講求字母，實音韻之正派，不可以師心也。

嘗謂自有天地，即有音聲，闔闢陰陽，出於天籟，然其法由漸而密，其說由漸而精，亦理之必然者也。虞廷賡歌，早聞協韻；商、周〈雅〉、〈頌〉，罔不諧聲。降而魏、晉，雖有《聲類》、《韻集》，而未備也；迨齊、梁，而四聲切韻興焉。休文〈郊居〉一賦，知音惟有王筠，特著其論於《宋書·謝靈運傳》後，云：「自騷人以來，此祕未覩，皆闔與理合，匪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謝、顏，去之彌遠。」蓋其自負如此，故撰韻而分四聲，較第稱韻者已精矣。雖長言短言，見於何休；內言外言，本於晉灼，似乎平仄之說爲古人所早有，然謂四聲不出於周、沈，不可也。

七音者，四聲之源也，溯七音而四聲愈密矣。原夫字母之起，所謂《波羅門書》十四字者，《隋志》載之。《華嚴》之譯，南宋北魏；而光讚放光，早在西晉；文殊問經，又在蕭梁。唐時所譯愈多，其後遂增損大備。唐至中晚，詩人於此法漸疎，故神珙述隱侯〈九弄翻紐〉之圖，而〈字母圖〉、〈指掌圖〉、〈等第圖〉諸書紛紛出焉。賴有諸書，使人得知字音之真，及古來製爲翻切、四聲分部之意，其功不淺。雖王充之作《論衡》，高誘之注《呂覽》，許慎之注《淮南》，劉熙之作《釋名》，並已略言七音之理，然謂等韻不出於守溫等，不可也。近世推原之論，謂字母翻切之學，中土所自有，非從竺國，譬如謂西法傳於和仲宅西，故與《周髀》脗合，此想當然則然耳。必謂《幾何原本》諸書不出於利瑪竇，不可也。何以異於是？雖無關大義，亦不可以不辨。

閣下耄而好學，巋然爲吾浙靈光，春何人斯，何敢妄生異議？特恐絕學無傳，忘其愚陋，效芻蕘之一得，臨楮曷勝悚惶。春再拜。（錄自周春《十三經音略》附錄）

森按：上海圖書館藏吳氏拜經樓鈔本《悉曇奧論》三卷，卷末附錄此札，首段云：「冬至後五日，春頓首奉書抱經先生座右：去歲讀大刻《顏氏家訓

注》，〈音辭篇〉中用段君(玉裁)之說，心竊有所未安。日內見戴編修震文集，知段為戴弟子，而戴又本於其師江慎修，以訛傳訛，不可不辨。……」錄之備考。

與邵二雲論爾雅雙聲書

去冬十二月，舍姪彥國家書來，知承寄大刻《爾雅正義》，雖浮沈未到，然心感先謝。此書於友人處借看，援據精博，可壓倒邢叔明，拙著《廣疏》可以不成矣。但所注雙聲處，不能無疑。

竊謂注《爾雅》本不必論雙聲；若以雙聲論之，則〈釋詁〉一篇有七十餘條，〈釋言〉一篇有四十餘條，其餘悉數難終，何得挂一漏百乎？且如云「丁、當雙聲，義存乎聲」、「蓋、割雙聲，義存乎聲」，何以謂之「義存乎聲」？不解一也。「肯可」與「丁當」、「蓋割」一例，乃一以為「義存乎聲」，一以為「聲轉為義」，不解二也。「門滿」亦與「丁當」、「蓋割」一例，乃一以為雙聲，一以為聲之轉，不解三也。昌、梁疊韻，何以謂之雙聲？不解四也。菑、離去以千里，何以亦為雙聲？不解五也。假、譏迥不相謀，何以亦為聲之轉？不解六也。泥、寅喉舌懸殊，何以謂之聲近？不解七也。鈺、鉉本喉音相近，何以肩、甯皆其轉聲？不解八也。「輔」字上聲，乃云「輔為服胥合聲」，似可讀輔為平，不解九也。韎、茅固同母字，乃云「韎為茅蒐合聲」，似韎字可入尤韻，不解十也。

舍姪於音韻之學，亦能粗通大略，日前令其面陳，並祈指教。忽得耿蘭之報，痛何可言！未知此論曾達於左右否？著書千古事，非一人之私言，諒俯鑒芻蕘，不怪其戇直也。茲附應姪聳之便，匆匆再佈，不宣。(錄自周春《十三經音略》附錄)

與吳兔牀書一

昨馳小札奉賀，諒已入覽矣。頃晤舍親，知南兄去冬考取迎鑾，將來獻凌雲之賦，集鳳凰池，指日事耳。預賀預賀。台駕想到會垣，賤恙纏綿，不能奮飛，惟有惆悵。率此並候，不盡翫縷。兔牀七哥先生師事，愚弟周春頓首。十三日。

與吳兔牀書二

接札，具稔近履安和爲慰。揭曉定於初十，好音真不遠矣。《百物頌》有查如岡收藏印，想係邑人，其稱海寧等不可解也。但謂之詩僧，則多宗門語；謂之禪僧，未免口頭滑利，且太著色相，參活句處甚少，二者竟無一是。然較之邇時釋子問以拈古、頌古茫然不知者，大有逕庭矣。

兩主司擬程早已傳鈔，此亦從來所無；商籍進額一名不減，足見學臺力量之妙。匆匆草此，餘容馳賀，不既。兔牀七哥先生師事，愚弟周春頓首。（以上二札錄自上海圖書館藏《吳兔牀親友手札》冊）

與吳兔牀書三

旬餘舟楫不通，致疎問候，比稔起居曼福爲忭。前月廿四日接書巢信，內有小峴先生與潛山札，並愛君哀辭。潛山近從查處之便，無月不寄，所以小峴先生獨先答之也。書巢信有云，聞小峴先生三世兄之變，家中秘不令知，惟前札才似隱約及之，大啓疑竇，乞嗣後千萬勿提。此語大約由晴巖信中之得之，渠亦言之不詳也，但囑弟轉致耳。

育嬰本係仁政，而我妙爲造業之事，三年有餘，死者二百餘，生者不過數十，死者且受砲烙之慘，口碑載道，莫不寒心。初聞其欲歸官辦，差可補過，蓋官辦則收嬰斟酌，而私購胎骨者不敢橫行也。迺不學無術之徒，有事爲榮，心冀沾潤，弟與晏如頗盡忠告，而不可則止。今知官辦之說中輟，任其罪孽彌天也，聞今年僅半年，而嬰死者三十餘矣。弟思此事，究屬簡莊首尾，未知何以處之？匆匆走筆，聊代面陳。順候邇綏，神馳不戢。槎客七兄大人師事，愚弟周春頓首。八月初一日。

與吳兔牀書四

昨日小函並小海札，計已入台覽矣。昨晚又接楊舍親信，渠家乏人寄航，交弟處轉呈，茲奉上。聞出月初一日，諸公集于鴛湖，同往錫山，未知吾兄亦買權否？如晤廉使公，祈代弟請安，並乞道其近狀，諒能縷悉。

舍姪向承廉使公格外培植，庚申冬因病不獲隨到長沙。去秋三瘡始愈，旋得署

石門一席。十二月鄒公因漕案撤回，然館卻不脫，仍訂今年。無如舍姪運蹇，正月中悼亡；三月初到石門，甫半月即大病而歸，至今未起于床。其病則疽生下部，難以速收功也，實在運蹇之至，窘迫殊常。惟舍姪孫倬博一衿，其或在否極泰來之候乎？舍姪近狀，並祈吾兄談及時備述為感。

弟自熱退之後已無外邪，惟體中怯弱，氣息如絲，醫云吃葳之症。然向涉內典，老病死乃必然之理，知之爛熟，所以謝去藥餌矣。秋暑復熾，高年諸惟珍攝。力疾作此，順候日安。餘詳前信中，不復贅及。槎客七兄大人師事，愚弟周春頓首。廿九日。

與吳兔牀書五

昨接教翰，領悉。此次所進，非胞姪孫，迺族姪孫，即頭腦冬烘之一斑，故不悶悶也。憶弟前丙寅遊庠，屈指六十年來，衡文十數公，從未有先考童後考生者，亦從未有《孟子》為首題，《論語》、《學》、《庸》為次題者（仁和首題「附之以韓魏之家」，商籍首題「得侍同朝甚喜」），且從未有窮晝夜之力併日而考者。其病得自滇南，體中癡、黠各半。我浙文運之厄，何不早興蓴鱸（生古學詩題）之思乎！叔未札寄去，費神，謝謝。答鷗舫札附上。崑此，順請日祺。餘詳前札，不戢。槎客七兄大人師事，愚弟周春頓首。初九日。

與吳兔牀書六

〈中秋待月，用東坡韻〉

梧桐影裏夜光寒，不現雲中白玉盤。欲向姮娥問消息，明年何處把盃看。
〈是夜竟無月，次早卯刻月食，復露雲不見，疊前韻紀之〉

翹首秋庭望廣寒，露雲深護爛銀盤。重祥疊瑞真難得，未許盧仝草屋看。
槎客先生政，松靄弟周春口占稿。

與吳兔牀書七

昨晚小海專人送札，託弟轉寄，因附數行，已□下矣。適簡莊孝廉來，茶話片

時，旋即別去。承惠《貞蕤藁略》，詩文並佳，可稱東國有人。讀大作〈題朴檢書文翰詩〉，尤足令其增重也。約記《通雅》有「朴姓音標」之說，未知朝鮮土音若何？晤簡莊時，卻匆匆未暇問及。率此，不一。愚弟春再拜。

《貞蕤藁略》中訛字甚多，掃葉之難如此。又及。

與吳兔牀書八

〈甲寅上巳，武原張氏涉園修禊，槎客先生有記紀事。是日以所藏楊忠愍公與鄭端簡公手書，歸端簡公七世孫茂才羹和，誠佳話也。茂才年少力學，他日必能振起家聲者，詩以美之〉，錄政：

名園雅集正天融，一首臨河序最工。昔日蘭亭無義舉，此時梓澤有高風。

西江往事悲陳迹，東谷貽謀憶老翁。續會秘圖安足擬，都教位置晉賢中。

松靄弟周春草稿

與吳兔牀書九

仲兄全愈，甚慰遠懷。秉兄需《讀書記》一緡，亦不十分急也。聚珍版書交舍姪帶來，甚感甚感，先謝先謝。草此，並候日祺。餘容中秋後台駕出城面悉，不既。槎客七哥先生師席，愚弟周春頓首。八月初六日。

與吳兔牀書十

接札並讀佳章，秀雅絕倫，自有此草，未有此詩，小草亦藉以傳矣。呃逆若非大虛，即是胃病，須參形脈，不敢懸斷。但思河莊未必遽有桂附急症，自當以尊謂之法為萬全耳，便中代弟問訊。此候兔牀七哥先生日祺，不既。愚弟周春頓首。廿五日。

與吳兔牀書十一

雲邨手卷奉繳，擬跋數行，病未能也。茲因舍姪到館之便，率此，順候新禧，

並問潭祉，不戢。兔牀七兄先生師席，愚弟周春頓首。正月十九日。

森按：與吳氏書三至十一等九通，據上海圖書館藏《清周春等詩札》墨跡迻錄。

與吳兔牀書十二

日內想近履增勝也。前奉上畫兩軸，祈便致倪玉兄爲感。錢折等項，疊承口惠，弟賤性硜硜，取與之間亦頗介之。將來蠶畢，頑佃勢必不置，自當照大例賠償耳。草此順候，不既。兔牀七哥先生師席，愚弟周春頓首。十八日燈下。

與吳兔牀書十三

日前面晤，緣俗冗不獲暢敘爲歉。初意過節余姪到館，作札奉候。渠因看捍沙會，買舟徑來，以故不及寄信。大著《國山碑考》，必傳之書也，近因亡甥之喪，心緒惡劣，容日擬跋就正，先行奉繳。亡甥砥行讀書，齋志以歿，乞賜詩以不朽之；潛山作，錄上。草此，並候兔牀七哥先生日祺，不既。愚弟周春頓首。

硜佃甚頑，夏租無還，容再索奉上。又及。

與吳兔牀書十四

惠西莊《書傳》，囑弟先謝。聞鄴架新得鄱陽朱氏《詩注》，渴欲一觀。如蒙允假，祈同嚴氏《詩緝》、陳氏《古音考》交舍姪端午出館帶來，到館時即可奉趙也。力疾草此，並候日祺，不一。兔牀七兄先生師席，愚弟周春頓首。廿二日。

森按：以上十四函，據沈津教授手輯《吳騫友朋書札》迻錄，書此誌謝。

與吳兔牀書十五

尊舟晤談，匆匆別去爲歉。昨接教翰，伏稔興居清邐，閣第延綏，良慰馳念。大著自是有功經學之書，日內爲觀風，頗多酬應，僅讀兩過，不及細校，大約已無訛字矣。

堇浦先生〈經解篇〉本係宏詞試卷，風簷寸晷之作，不應存稿，汪西顥、翟大川輩妄附集中，致蒙批駁，極確。但弟意前輩不必指摘，所謂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設身處地，不覺悚然。故近將拙著中議論古人處盡行刪削，萬不得已，略引其端，便申己說；如得已則竟已之，以存忠厚。日前錢老廣亦詆堇浦先生，弟浩然長嘆，嘆爲生前罵人之報也。

大著補遺一條，管見可刪去不補，獻此芻蕘，仍候裁酌。綠飲爲方伯任劖劖，未知即《西魏書》否？大位中有此著述，亦極難得，與綠飲兩弗可及也矣。令郎兄觀風卷想交郡學，已解出否？令姪及梅史兄做否？此間正未解也。趙雲松詩已看過，所〔惜〕其性靈嫌多矜夸之氣，《陔餘叢考》亦不過抄撮成書；晴川《通俗編》亦擗擗不少矣。妄謂近來惟盧、王、錢三公爲讀書種子，砥柱中流，其餘一班，如袁簡齋、王夢樓，竟是人妖；如竇東臯、紀曉嵐，又爲傳經蠹賊，奈何！奈何！

老廣因其尊人有恙，初三日方到舍間，是晚上省。日內有茗客攜殿板《十三經》來，未知令姪孫買否？匆匆書此，順候槎客七兄先生日安，不既。愚弟周春頓首。初十日。（錄自潘承厚輯《明清藏書家尺牘》）

與吳兔牀書十六

頃晤友人，知《詩集》編定付梓，曷勝翹忡。大作典雅清麗，洵足藥空疏而式浮靡，一起詩學之衰，竚望刻竣即先覩快讀也。松靄周春。（錄自吳騫《拜經樓詩集》卷首）

與吳兔牀書十七

記初白先生有云：「將來我輩人人有集，牽連附書，必有傳者。」拙作詩稿未能付梓，所以亟望大集之刊行也。松靄周春。（錄自吳騫《拜經樓詩集》卷首）

與吳兔牀書十八

盥讀佳章，字字典雅，賴有自注，誰人能作鄭箋？直突過義門、初白二公，雪溪輩無論矣。馮君爲接堂兄之郎，學有淵源，詩極圓美流麗，已令兒子錄稿。元箋

附繳，將來再得寫一紙見賜尤妙。

鄴架如有《七政》，內有順治紀元至今年分宮度者，務祈檢借一看爲感。（如有《七政萬年書》更妙；尊處如無有，祈貴友中覓訪。）《鍾山札記》奉上，謝謝。此候槎客七哥大人日安，餘不既。愚弟周春頓首，九月廿四日。（錄自中央研究院近史所胡適紀念館藏《清代學人書札詩箋》上，第三冊）

與吳兔牀書十九

前札有上省之語，未知何日旋府？邇想台候安康，闔潭納福。弟自七月杪患感冒，不豫者半月，委頓殊常，日內始喫半盞，大有生機矣。

畢秋帆所刻《夏小正》，曾蒙借閱，此時又需查檢，倘得便中寄示，感極感極。拙著草草刻完，未經鑿補，又有改竄之處，甚矣自信之難也，竭蹶不□。明年又將料理經說，亦皆發隱之物，輒自笑其癡耳。伏枕書筆，聊代面陳。順候槎客七哥先生日寧，不既。愚弟周春頓首。（錄自《清代學人書札詩箋》上，第三冊）

與吳兔牀書二十

奉誦大著《子夏易傳義疏》，蒐采既備，詮釋甚精，就中雋理名言，不一而足，豈元、明以來諸儒淺說所能望見乎！弟校正數字，附求教益。

又，讀《子夏易傳義疏》附志：〈歸妹〉六三「歸妹以須」，《易纂言》：「荀、陸作『孀』，見《釋文》；子夏，孟、京作□。」《釋文》所無，豈草廬所見《釋文》與今本異耶？□疑是「嬰」字，當求元刻《纂言》校補之。（錄自《續修四庫全書》本吳騫《子夏易傳釋存》卷首）

與吳兔牀書二十一

《呂覽》卷二十二〈慎行論〉中有緩氣之說，不獨元板，明板亦不刪，已檢得矣。「籠口」之說，大約在《淮南子》注中。弟處《淮南子》乃明刻本有批點者，注極略。鄴架所儲，或係別本，望便中查示。再，《呂覽》匆匆閱過，但縱目力所至，恐尙脫漏，並乞留神再檢爲感。（錄自上海圖書館編《明清名家手稿》，又吳壽暘《拜經樓藏書

題跋記》卷四)

與吳兔牀書二十二

接長至日手書，具領教益。偶檢《嘉靖實錄》：「五月己酉（四日），倭寇海鹽。」事屬傳疑，因將註「誤」字刪去，改云：「許《志》四月癸未。案四月丙子朔，癸未乃八日也，與陳仕賢〈忠烈祠碑記〉合。互異，俟考。」又下文五月（許《志》失月），亦刪「二十八日」，下改註云：「許《志》癸卯，乃四月二十八日也。前五月二十八日則癸酉矣。兩存再政。」

拙著《類纂》粗有就緒，天寒日短，鈔寫爲艱，且俟開歲統呈大雅郢削，尙期逐一糾繆，庶成完書耳。率此，順候日祺，不既。兔牀七哥先生師事，愚弟周春頓首。廿八日。（錄自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傅斯年圖書館藏吳騫《海寧倭寇始末》稿本卷末）

森按：《海寧州志稿》卷十四〈典籍十二〉著錄周春著《類說》十五卷，與此所言《類纂》，疑是一書。

與吳兔牀書二十三

前奉小函，勸留心禪悅，可以卻病延年，諒蒙採納。比維七兄大人道祉安和，壽祺百福爲忭。四月中見楓涇所刻邸抄，有小峴先生接浙之說，同人聞之，莫不雀躍，孰知其竟屬子虛！但不解提塘何所爲而假之，實不可解，當以不解解之耳。

茲呈上《香山詩評》一冊，係先君子遺著，弟與先兄手輯者，亡友手抄，藏棄篋中幾四十年。近門人楊健齋之官安溪，寄朱提四數，遂付開雕，祈覽正是荷。族姪孫娶于程，締姻之時，兩家都好，後來彼此中落，遂至愆期。二月中，原媒議還帖子，此女誓死不從，巾幗勝于鬚眉，弟甚敬重之。程與令坦甥舅之親，當有以提攜之也。草此，順候日祺。匆匆，不戢。槎客七兄大人閣下，愚弟周春頓首。五月十三日。（錄自鄭炳純選《書林碎錄》）

與吳兔牀書二十四

昨接翰教，具稔道履佳勝爲慰。今科榜發，我邑如此寂寥，魁卷亦極草草，盛

衰倚伏，當倍償于來年，轉瞬為期，不敢以客套語為令郎兄稱屈也。此榜除禾中王君仲瞿外，無一人相識者。王君天才超絕，詩字並工，若以時文論之，不免為修羅外道矣。

殿版《十三經》倘令姪孫買就得借，感激何如。日內又將拙著增刪改訂一過，必閱此書方好，所以急于訪尋也。拙作〈題紅樓夢〉詩及書後，綠飲託錢老廣抄去，但曹棟亭墓銘、行狀及曹雪芹之名字履歷，皆無可考，祈查示知。

今夏偶念近來談經者多尚漢學，而宋學漸微。弟雅不喜言《古文尚書》之偽，因費半月工夫，成《古文尚書冤詞補正》，現在家耕厓孝廉處。聞丁小疋大不以為然，拾閩百詩之唾餘，殊不可解也。容日奉政。

家泰三兄得生入玉門，實為大幸，今年恰七十。舍姪遠館滇南，雖有節相照應，然歸家未卜何日也。《新憲書》坊間已有刻本，弟所見者疑有刻訛，未知尊處有否？如有，乞便中將正月望時刻分秒見示，未知同否？續刻《論印絕句》，第二張後頁第七行「郎」字缺一點，訛為「即」字，未改。又亡友陳誰園亦有此題十二首，頃從其郎處見之，自注內有云「晁克一賜國姓趙」，未知其說何本？甚矣！考訂之難也。董浦先生《詞科掌錄》聞已刻成，此係未成之書，老廣經手校讐，未知能盡美盡善否？《道古堂詩文集》被西顛、大川兩人刻壞，恐亦先生生前罵人之報也。匆匆走筆，語無詮次，聊代面談。並候槎客七兄先生日安，不既。九月十八日，愚弟周春頓首。（錄自呂章申編《小莽蒼蒼齋藏清代學者法書》）

與友人書

前月廿八日接到十二日手書，領悉一切，遙想大哥大人道履安和為慰。弟多病蚤衰，了無善狀，惟有杜門課讀，暇即料理拙著，此外意況蕭然，殊不堪向知己告也。每遇貴鎮友人，道及大哥宦成勇退，林下優游，栽培蘭玉，曷勝翹企；況經術、文章炳彪不朽，為遠近之所宗仰，尤令人健羨耳。茲因程叟介眉到府面商鑄碑之便，率此順候。楊令親喬梓不及崑函，統希代致，不既。繹翁門長大哥老先生師事，愚小弟周春頓首。六月初二日。（據上海崇源藝術品拍賣公司二〇〇二年拍賣圖錄墨跡逸錄）

森按：此文從遊林靜宜君檢示，書此誌謝。

楊竹巖哀辭

竹巖生平，詳家兄所撰〈傳〉，銘墓隧者可采取焉。余痛千里之喪歸，迫卅年之情好，撫襯揮涕，復系以辭曰：

憶君容貌，山澤臞兮。儼君品格，第一儒兮。迺不短而折，淚如珠兮。君文遒麗，婉經畚兮。君詩淵雅，宗小長蘆兮。側理薶落，增長吁兮。客傳君歿，曲阿郭兮。舫舟風慘，岸蟠紆兮。暮潮噴薄，江樹窳枯兮。招魂歸徠，走村巫兮。疇昔夢君，與生無殊兮。告余以病狀，一須臾兮。空傳壽骨，有程蘇兮。亡者不可作，水東徂兮。福昌畫荻，望遺孤兮。（錄自楊煥綸《竹巖遺集》卷末）

許右榭外弟傳

君諱寧基，字心宗，號右榭，姑夫晚榆先生仲子也。天姿穎異，少時盡讀六經三史、唐宋大家之文，即工舉子業。十三學駢體，十四學詩詞，遠近號為聖童。十七應京兆試，有聲太學間，二十舉於鄉，才名日起，不幸後四年夭卒，僅遺一子二女，豈不悲哉！

晚榆先生通經博古，為世儒宗，君於過庭時親承講畫，務為元本有用之學。迨就婚京師，方霍齋兄官西曹，詩文雄輦下，君因得徧交諸名士，相與上下其議論，而學益進，著述益富且工，洵乎一門自相師友，雖宋眉山之蘇氏、國朝新城之王氏，不是過也。

君於詩，初好東坡、放翁、鐵崖、青丘諸集，既而博觀漢、魏、六朝、三唐之作，多師為師，不名一體，而要以清新婉麗為主，論者擬之三才子。余嘗謂君之詩固佳，而君之詞尤妙絕一世，長調、小令莫不擅場，使天假之年，浙西六家未能或之〔先〕也。於清真、白石、蒲江、竹屋、梅谿、夢窗得其法度；於薌林、雲龕、稼軒、于湖、柳塘、西麓得其氣格；於小山、屯田、淮海、慶湖、順庵、筠翁得其藻艷。惜乎不自珍惜，隨手散去，然膾炙人口者，至今往往猶能誦之。

君坦直無城府，吐納風流，舉止蘊藉，竟日無俗語，竟體無俗韻，以故人多樂近焉。余長君二年，幼同學，庚午同舉于鄉，前後聚處最密。君之卒四年矣，霍齋兄屢以傳相誣諉，不敢以固陋辭。然一執筆，淚輒涔涔下，作而復輟者久之，恐言之無文，負良友於九原也。

憶君之將卒也，霍齋兄視學粵西，迎晚榆先生養官舍。君患咯血疾久矣，自知已不可支，恐傷老父心，口不忍言，強起謝藥餌，日約余與計偕，其至性過人有如此者。比晚榆先生行，余亦別君北上。未幾，疾大作，遂竟不起。訃至粵西，霍齋兄哭之慟，賦古詩八章，敘次君平生甚詳。嗟乎！古今來雋才而短折者，如王子山、子安輩，何可勝道！後之人欲考君之行事，讀詩而可見矣。余又奚以贅爲？聊以霍齋兄之命，述其大略著于篇。（錄自管元耀編《海昌觀》卷四十九，海寧市圖書館藏鈔本）

陳誰園傳略

海寧詩派，導源於射山，而漸山繼之，至初白爲極盛。誰園私淑初白，心摹手追。論者謂數十年來詩才敏妙，篇章繁富，誰園之較初白，具體而微，其稿亦與初白相埒。他著述甚夥，性好古泉，取鄱陽舊譜，旁參正史、三通諸書，詳加考訂，爲《鍾官圖經》七卷。居陝時，哀集碑帖，倣歐陽、趙、洪例，爲《語石外編》二卷。（錄自阮元《兩浙輶軒錄》卷三十二）

附錄

養疴絕句

玉蘭花發照中庭，月下相看倦眼醒。萬卷儘教摒擋了，只尋扁鵲療黃經（予患痘初愈；《通志·藝文略》有《扁鵲療黃經》一卷）。

維摩示病散花場，苦憶茵陳春藕香。愛把新詩常雜誦，安心此外更無方（時免床、潛山並以詩見示）。（錄自《清代學人書札詩箋》上，第十二冊）

以瓣香寄弔珠樓女史并慰兔牀

叢蘭正茂萎秋風，寂寞空幃念此翁。今日瓣香靈几上，朝雲相似曼殊同。（錄自徐貞《珠樓遺稿》卷首）

論印絕句十二首

晁格王圖久不傳，《嘯堂集古》見遺編。就中一印軍司馬，價直男錢與富錢（余嘗以古錢易「軍假司馬」印）。

後有衍齋前種瑤，兩家印譜盛鐫雕。摩挲手澤存無幾，卻比桐材鬢尾焦（先君子嗜圖章，收藏甚富，每自謂不及衍齋而過於種瑤。有《懶菴印譜》一卷，乾隆丁丑秋厄於融風，僅存百一，如「伯倫」虎紐玉印及三橋「無可無不可」之類是也。有「靈苑山人」玉印，被火，質變如石，大抵銅鐵皆銷，象牙爲炭，凍石尚能辨識，其餘悉成灰矣。馬思贊《衍齋印譜》，朱竹垞跋；葛定功《種瑤居士印譜》，黃九煙序）。

雪花如掌落金臺，車過橫街絳帳開。鑄鐵丸泥殊草草，印文奇古抵瓊瑰（憶辛未正月，雪中同汪厚石、家西隄兄侍坐於先師裘文達公。縱言至於印，公偶檢文信國、海剛峰兩印印本見示）。

相傳卞玉剖荆山，光怪熊熊照座寒。曾入《雲煙過眼錄》，果然竟被草牕看（丙戌夏，遇江右張真人入覲，得觀「陽平治都功印」）。

殷紅印色頗鮮明，目驗新頒字畫精。不信泰山丁亥牒，尙仍大篆世通行（余藏宋板《杜詩》，有元國書「國子監印」。又見《周書》用舊紙背面印，其正面皆杭州路、紹興路、海鹽州、餘姚州案牘也，印並國書。崑山顧氏《金石文字》云：「泰山長春觀丁亥年牒，有『尚書禮部之印』，即今通行大篆文，不用蒙古字。」案丁亥爲世祖至元二十四年，想此時尙用大篆耳）。

象牙木刻亦鎔銅，年少無髭面目工。須識八思巴製字，字形方整譯爲東（吳槎客贈余小銅印，作人形坐而抱牘，上有一蒙古字，以陶南村《書史會要》考之，乃「東」字也，此即《輟耕錄》所謂花押印）。

漢印曾繙傳是樓，縱橫錯落動銀鈎。如何破碎成家法，僞體詩文王李儔（玉峰徐氏《傳是樓漢印譜》五冊，約千餘方，從同年倪蘭畹借觀。余尙藏「子孫世昌」印，錢廣伯復贈「父乙子孫」印，皆漢玉也）。

欲刻白文摹漢篆，更師松雪作朱文。三橋宗派分明好，看策詩壇鐵筆動。

汶長標題八體詳，王（融）韋（仲）謝（善勛）庾（元威）近荒唐。無訛無雜斯爲美，漫學鈿金蟲鳥章。

聞說莆田宋比玉，創將漢隸入圖書。愛奇競道翻新樣，古法終嫌盡掃除。

蠅頭細篆析豪釐，絕技群誇祝漢師。可有表微韓擇木，垂虹亭長舊題辭（揚園

先生極重視兼山，世人但知其精篆刻而已，猶子漢師得其傳，能於徑寸石上作數百十言。戊寅修邑志時，查巖門載入〈方技〉。又徐虹亭《南洲草堂集》，有〈海寧韓美斯印譜跋〉，稱其博雅好古。美斯名韞玉，與余家鄰近，為先君子刻圖章最多，今莫能舉其姓氏矣。

揉艾研砂意態閒，幾回拂拭染爛斑。皜臣不作山臣杳，妙蹟長留天地間（余有「枕流漱石」玉印，江皜臣篆；「恭則壽」壽山石印，顧山臣篆；又「學喫虧」小圓印，先君子索查叟舜俞所刻，失去五十餘年，余於禾郡骨董肆中復得之，亦異事也）。（錄自吳騫編《論印絕句》）

題吳兔牀陽羨名陶錄

博物胸儲《七錄》豪，閑窗餘事付名陶。開函紙墨生香處，篆入熏爐波律膏。
 瓷壺小樣最宜茶，甘歎濃浮碧乳花。三大一時傳舊系，長教管領小心芽。
 聞說陶形祀季疵，玉川風腋手煎時。何當喚取松陵客，補賦荆南茶具詩。
 陽羨新鐫地志謬，延陵詩老費搜羅。他年采入《圖經》內，須識《桃溪客語》
 多。（錄自吳騫《陽羨名陶錄》卷首）

題吳兔牀江上瓊瓏集

詩侶同舟倍有情，幾番滌酒貫烏程。吟來一片玲瓏玉，付與龍眠畫未成。
 沅有芷兮澧有蘭，綿綿遠道送江干。欲知此後相思處，長向烏絲黃絹看。（錄自
 吳騫《拜經樓詩文稿·江上瓊瓏集》卷首）

題東海半人詩鈔

海邑能詩近日稀，潁川才子振風徽。半人奚翅千人敵，好比襄陽習彥威。
 聞說唐賢重擅場，李韓錢句並增光。腳間夾筆輕流輩，莫怪江東語太狂。
 風雅由來興不孤，龍山二俊唱酬俱（謂梅史、南廬）。待成海上《題襟集》，補入
 詩家《主客圖》。（錄自鍾大源本書卷首）

題壽雪山房詩稿

五集編成重錦囊（曾讀大作五集），新詩又喜見琳琅。雅歌最愛才華妙，不數當年郭定襄。（錄自陳廣寧本書卷首，又周春《耄餘詩話》卷七）

題蓬島樵歌

三絕才名擅弱齊（君工詩文，兼善書畫），生花綵筆徧留題。攜來一卷樵歌好，滿紙香濃紅木犀。

祖德推源司寇公，彭城文獻甬江東。旁搜更補圖經缺，會有羅壻采土風。

五十餘年感舊深，韓門籍混話同心（謂姜白巖同年）。因之口號關存歿，不得堯章共賞音。

猶記琳宮打鉢傳，同人酬唱寫雲箋（戊寅脩邑志，開局水仙閣。查巖門有〈古鹽官曲〉百首，余同賦絕句二百餘首）。只今自嘆衰頹甚，卻較袁絲少一年（謂袁簡齋題詞自署年七十八）。（錄自錢沃臣《樂妙山居集》卷首）

題客硤存吟

吟詩我愛蔣元卿，格律於今漸老成。若與硤川前輩較，渚山樓亦遜才名。

君家詩伯伏羌公，萬首詩成號塞翁。此日門才看振起，況兼餘技盡旁通（工臨池，精篆刻）。

丙寅季冬，松靄題。（錄自蔣開《冰壺吟稿》卷首）

自題海潮說

奇創縱橫騁墨林，天教臥佛說潮音。住家莫負童兒塔，載筆難忘浙海潯。一兩卷中求合璧，三千字裏抵兼金。搜羅徧及謝康樂，解釋先詳王仲任。梁苑有靈應拊掌，鄮亭無憾也關心。舍人渺矣香仍瓣，居士依然號不禁。薈萃古書如釀蜜，折衷名論似調琴。玉溪風景休重纂，醞舫詩文漫作箴。記取昌黎傳與悅，須知夾漈入還深。高懸敢向咸陽市，題罷霞箋且自吟。嘉慶辛酉孟冬。（錄自周春本書卷首）

跋靡至吟絕句十一首

使靡晨昏樂事偏，一函忽近報苦前（《南史》師覺授事）。憑棺泣血悲吟罷，風送平安入夾船（五字本《石湖》）。

漢口東浮遠樹煙，愁看素月幾回圓。舊時白傅傷心地（樂天父襄州別駕卒官舍，樂天隨侍），寄語詩人孟浩然。

楚尾吳頭取次過，七千餘里紀程多。中心爾日難精識（用鄭《箋》），不賦〈皇華〉賦〈蓼莪〉。

偉元三復輒流連，遂使門人廢此篇。想得桂林八樹下，家家挾冊倍淒然。

嶺嶠手持玉尺歸，見星南望淚橫垂。分明孤夢家山遠，半屬君家丁卯詩（采許用晦寄小弟詩語）。

靖節淳音句可參，眉山鳴鶴擅詩談（集中多晚榆先生韻）。和陶莫待他年續，爲補蘇詩卷第三（《東坡詩》卷二止乙巳，卷三起己酉，丙午、丁未、戊申三年不存詩，時居老泉喪）。

庭槐榮落豈無情（《隋書》紐回子士雄事），至孝通時異感呈。會見馴烏巢樹上，夜來啼徹伴吟聲。

風雨聯床軾轍儔，無端吹淚古黃州（謂右榭）。祇應驚破池塘夢，一杵清鐘一段愁。

詩學西京合讓韋，好從家法溯音徽。三唐詞客供驅使（附集唐百首），□□生前戲綵衣。

不在取青妃白間，火龍黼黻（本放翁）照人寰。瓣香肯向西庵爇（明孫典籍黃工集句），工麗天成嗣半山。

憶昨引年返故廬，光華亭（城北橋名，見宋葉籍詩）畔送征輿。因之根觸王褒淚，漬卻蘭陵片紙書（《周書·王褒傳》：「梁國子祭酒蕭子雲，褒之姑夫」）。（錄自許道基本書卷末）

遊東山嶽廟作

偶向招提宿，閑遊紫翠房。雨深桃欲謝，風暖筍初長。久坐凡心淨，微吟好句香。童顏如可駐，攜得采芝囊。

傑閣梯雲上，西山爽氣來。步虛盤曲徑，眺遠到層臺。戶繞孤峰出，簾依密樹

開。試茶烹石鼎，且約醉仙醅。（錄自曹宗載重訂《硤川續志》卷十五）

懷吳兔牀即用贈武原朱處士元韻

薇露飄香漲硯波，伊人幽興寄烟蘿。才高吟社追公福，學擁書城繼永和。婺郡聲名元不減，海邦同調正無多。與君向有藏山約，此際臨風發浩歌。（錄自《清代學人書札詩箋》上，第十二冊）

壽雪山房雅集分韻得酒字

高會勤慎堂（默齋署堂名），主賓皆我友。延陵賓中主，補壽移尊酒。潁川主中賓，投轄意良厚。四坐盡英才（謂素山、餘山、雪鋒），占星聚非偶。矍鑠紫芝翁，拈韻酌大斗。吾衰青鏤枯，塗抹多信手。佳節逢小至，繡線添九九。葭灰動中宵，放梅復舒柳。當作詩話傳，幸陪群彥後。（錄自吳騫《拜經樓詩文稿·七秩贈言》，北京國家圖書館藏稿本）

永年堂看菊

重陽積雨欲箋天，曉對初晴意爽然。覓句無心忘主客，看花有福即神仙。因思杜牧霑衣處，尚想徐熙落墨邊。解制頽齡聊慰藉，周盈便是傅延年。

好寄潯陽隱士籬，孤高肯許俗人知。傾巾頭上沈酣日，獨坐叢中冷澹時。賴得夕英堪共賦，除將佳色更誰詩。後來一語黃爲正，徧和深明話遜之。

懸牌縛竹事兼旬，拔地浮屠取次陳。一卷石湖花品序，千林玉露菊山人。秋容雖淡偏留豔，晚節能香始識真。滿斛甘泉尋酈谷，紅萸倘願結爲鄰。

采菊悠然見遠山，杜陵曾詠細斑斑。由來酌酒持螯趣，每向金英碧葉間。我自愛花多野逸，花應知我最蕭閒。休言花好緣詩好（用止齋句），封植身勞未可攀。（錄自《清代學人書札詩箋》上，第十二冊）

夏日遊東西兩山

首夏天氣佳，四野薄陰合。初憂日杲杲，漸喜風颯颯。艤舟東山麓，舉頭見孤塔。愛茲民人稠，一望田廬匝。近鋪綺繡錯，遠浮煙雲雜。道傍有高壟，遊人恣踐踏。此中生存時，諒亦能酬答。

東山興未已，復向西山遊。路逢老僧話，古蹟最上頭。不訪迴紋壁，不尋丹井樓。同行頗怪我，好事何所求。廡間唐宋碣（唐章孝標、宋令朱伯虎、俞弼三詩俱嵌壁），見之豁雙眸。忽覺山色晚，飄然下歸舟。（錄自曹宗載重訂《硤川續志》卷十五）

兔牀先生七十初度次竹汀宮詹韻

壽開八秩擬經如，海上紅雲映綺疏。卻老共斟仙棗酒，延年齊捧壽芝書。仲瑛此日才無敵（時方刻詩集行世），元爽他時樂有餘。更羨樓居森玉樹，丹黃萬卷富藏儲。（錄自吳騫《拜經樓詩文稿·七秩贈言》，北京國家圖書館藏稿本）

次湘管聯吟韻

無軒之居書連屋，洛如花開傍修竹。倩誰寫此高齋圖，倪王合作聯珠玉（宋芝山為安邑夫子令嗣，陳酌翁、王莘園皆先兄同年）。我未披圖先展卷，一編寓賞盈尊綠（時以《寓賞編》見貽）。當年宋卞兩中丞，棠村江村與退谷。後來鑒古孰最精，交口稱君工品目。聯吟百首壓名流，包萬荆賀胥編錄。想見斯圖景色佳，菊坡瑤阜洗塵俗。擬之《漢上題襟集》，揮毫我獨慚巴曲。風雅如君世所推，共窺豹斑嘗臠肉。讀罷新詩仍誦經，牖外不聽三呼穆。（錄自王昶《湖海詩傳》卷十七）

宋高宗禮部韻寶歌（並引）

此書五冊，為陳氏所藏，初索觀不可得，張君舒文借以見示，走筆謝之。

南宋思陵翰墨工，法鍾王體寫真草。世人但知太學勒石經，不知禮部韻略珍韻寶。一草一真錯落似珠穿，二萬九千一百九十六字盡精好。跋尾者臣陳（後有「承議郎權發遣湖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借紫臣陳汶謹識」），列銜者臣趙（宣議郎僉書昭慶軍節度

判官廳公事臣趙與懃監刊)。汶也桂林官學宮（李氏如圭《儀禮集釋》從《大典》錄出，有陳汶序云：刻於桂林學宮），懃也玉牒登宋表（太祖之後，嘉熙二年進士，青田人，又見《括蒼志》）。碑成置諸墨妙亭，此亭創自孫莘老。東坡有記亦有詩，要皆刻石非梨棗。石刻迺以木刻翻，時代歲月惜無考。紫雲釋疑柯山增，或足參稽供幽討。我聞此書逾兩月，欲見不得縈懷抱。初自恨緣慳，後頗悔庸擾。常落夢寐中，古香浮鳳藻。張君手持韻寶來，開卷蛟龍驚夭矯。風漢性癖嗜奇書，匹如奇士把臂輒傾倒。因思張君卓越才，文場下筆千人掃（時方閱君閣卷）。憐我衰病示我看，何殊朔飢忽快侏儒飽。敢作仇池易馬心，寧汗寒具還緇縹。吁嗟乎！一甌美意勿可忘，長歌惟祝木天花。甄致身早。（錄自鄭炳純選《書林碎錄》）

和吳兔牀南宋方爐詩

南宋方爐模範美，誰其鑄者姜娘子。季重藏之三十年，瓣香敬爇蘇祠裏。此爐四面環雲雷，製仿博古蟠螭。曾拓篆款裝成冊，迄今珍惜如瓊瑰（君得爐時，曾拓本見寄）。東坡居士李白才，三星在天群小猜。羨君此舉快人意，滿酌蕉葉眉應開。倘逢爾時李定舒直輩，將以擅用壇器罪黨魁。一笑試把鵝梨蜜脾炷，孤山山麓醜醜徐吹來。是日梁溪雅集群賢至，雖不預會聞之稱善哉。君不見蘇漢臣慣圖嬰兒，照盆指水尤新奇。貨郎樸古龍女豔，墜珂子焯譽爭馳。監廠鎔冶亦精絕，惜不胡侯及見之。吉金合隨怪石供，必商佳耦同必宋。當與晉姜鼎並重，多福滂斲永寶用。六百九十八載名長留，我今作歌聊續清風誦（祠為觀察秦公創建）。（錄自吳騫《南宋方爐題詠》）

解脫吟

禪有解脫門，兩字未易言。諸佛如蜺斗，六根歸其源。

向聞自覺香山心，我今灌頂醍醐深。欲飛東坡解脫鳥，來寄淮海〈解脫吟〉（小峴先生書來，紙尾繫以詩，有「一語勸君應解脫」之句，余感其意，賦〈解脫吟〉）。（錄自陳烈編《小菴蒼蒼齋藏清代學者法書選集·續》）

耳聾二首

端陽合坐舉蒲觴，了了猶能到隔牆。忽訝蠅飛頻繞枕，翻驚蟻動欲登床。任呼牛馬中懷達，便喫雞豬世味忘。三耳秀才殊足羨，許丞重聽本非佯。

昔年亡婦耳曾聾，我每開顏笑不聰。但使此時還健在，也應相對話偏同。杜陵覓句思前月，李相停盃憶社公。半聾何如雙聾好，試將奇字問揚雄。（錄自陳烈編《小菴蒼蒼齋藏清代學者法書選集·續》）

二〇〇八年六月十九日一稿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四稿

壬辰元日校